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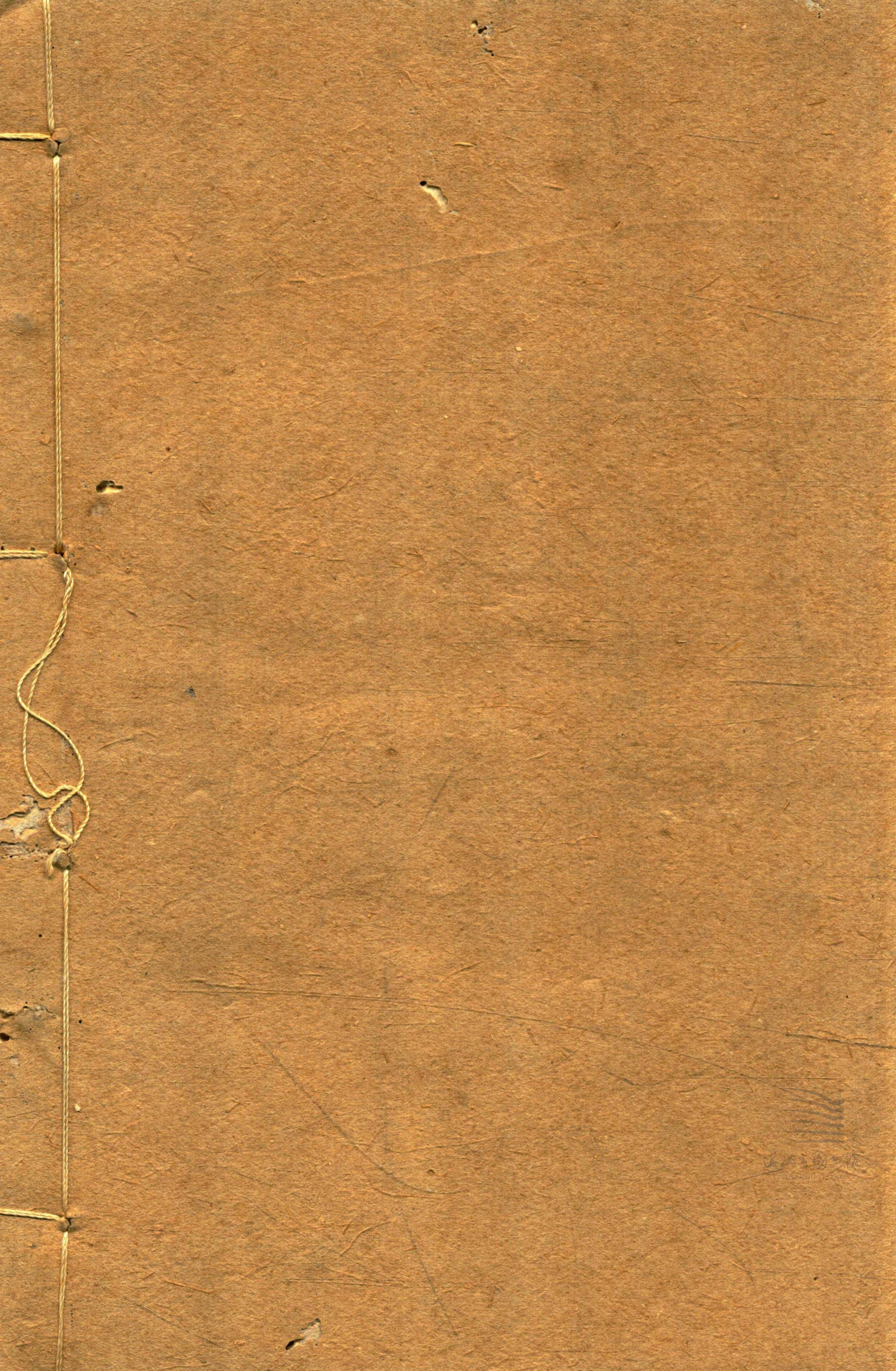
介菴

集

伍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之六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十原卷之十四

黃 准宗豫 入觀稿

四言

承恩堂詩

有序 即位為 按憲義字宜之巴人成祖 吏部尚書 仁宗初 晉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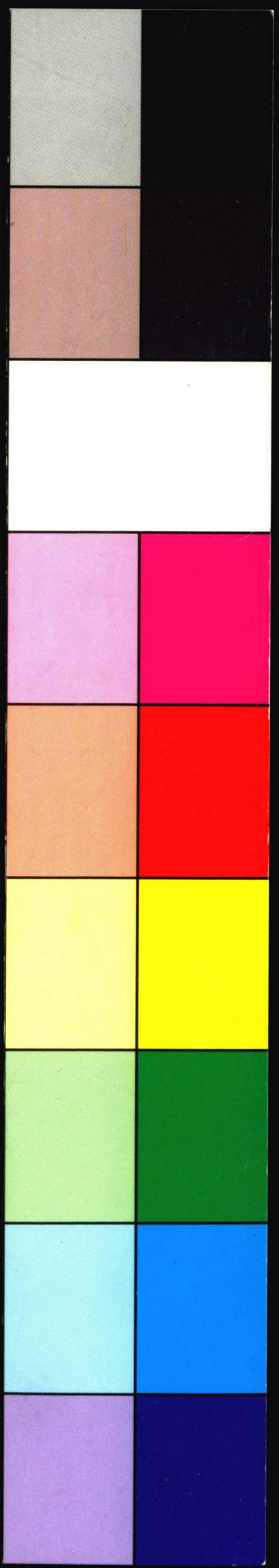
皇上纂紹鴻圖緝熙帝載寵任舊臣置諸左右用廣咨詢少師
吏部尚書蹇公歷事四朝年逾七十眷遇日隆超於恒品新創
第宅以華其居落其宴集庶僚稱慶公益敬恭惕勵圖惟報稱
恒若弗及大書承恩二字揭于堂中出入觀省存乎心目且以
訓飭嗣人無忘仰戴之誠准忤睹盛美非辭曷彰謹撰四言詩
一篇咏歌之以為有位者之勸詞曰

維明天子繼述重光眷維舊臣曰篤不忘思昔太祖廷臣曰義
簡在淵哀久典外制神聖繼興敬畏益至暨于今茲職冠三孤

介 庵 集

卷十

敬鄉樓叢書





經綸燮理翊贊聖謨五十餘祀一德靡渝奮力致身違恤耄期
 帝念純誠嘉乃丕績隆恩異數光華赫奕緇衣褒賢康侯晉錫
 百僚具瞻匪維古昔乃召司空鳩工庀材考圖定卜瑞第宏開
 密邇天府旁臨泰階用安厥居昭示眷懷錫宴落成公卿在列
 善頌善禱羣情胥悅期公壽康優游晚節與國同休丕弘前列
 義拜稽首維皇聖明恩德如天敢不祇承內顧涼薄夙夜靡寧
 鞠躬盡瘁圖效微忱大書深刻扁于庭訓迪厥後庶其有徵
 維昔小子同集鳳池公之踐履愚則素知知非予私輿論攸歸
 茲逢盛美厥喜倍之粵稽近代仁厚維宋富韓秉鈞國鼎增重
 至德格天邊戎震悚不寧于位樞轄屢動臣隣興嗟曷以示寵
 洪維我朝優崇元老眷遇日隆始終是保度越百王聿追古道
 際此奇逢泰然熙皞播之聲詩維忠是告

河流詩題朱廷暉祖平反疑獄卷

河流美朱自明甫也自明有濟人之德而子孫食其報焉
 湯湯河流餘潤九里君子之澤施于孫子 河流湯湯源深流
 長君子之澤奕世有光 彼陷非辜我則直之彼困于俠我則
 斥之其直其斥惟義之適 鶴鳴子和厥應孔明我有好爵君
 子攸寧 鳳凰于飛翱翔天衢蔚其有章惟德之符 德其符
 矣有進無已凡百在位聞風斯起 聞風斯起視古猶今天監
 匪遙彼獨何心

河流七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五言古詩

題毛谷英行人光風轉蕙圖

猗猗湘浦蘭叢生在中谷光風一披拂條然播清馥若人美無

度行已慎所欲蘭佩光陸離芳馨端可掬願言矢勿諉永矣介
多福

題竹石圖送何太守之宜陽

領郡赴宜陽餞別河之陰竹石寫新圖持贈比南金竹以勵清
節石以堅素心攻錯器斯就切磋德所欽行矣展令猷側耳聆
徽音

賦少傅建安先生清白堂詩

澄澈玉壺冰瑩潔荆山璧清冰塵莫侵白璧貴無敵湛湛長空
月流輝照無極亦以清白故光華詎能匿彼美關西冑操持謹
遺則素心期靡愆英聲自昭晰勗哉賢孫子永矢慎無斁

題范啓東葦齋

古稱儒者居華門與圭竇所志在古人葦齋未云陋長安有通

衢四達當輻輳飛甍連甲第車馬日馳驟通塞信有常得失安
足究守約恒自持孰云莫予覲懷哉幽棲士巖穴無結構彈我
丘中琴清風盈宇宙

題湖海贈言卷爲沈成章賦

仁者贈以言古道重箴規末俗競浮靡甘言逞脂韋沈生古君
子操履慎其儀旌陽有遺愛棠陰日已滋十年湖海間斯文半
相知贈言滿筐篋珠玉生光輝卓哉回與路高風邈難期

題顧暘承訓堂

璞玉蘊奇質琢磨器乃成冶銅鑄干將百鍊光逾精卓哉媚學
子被服荃與蘅義方服嚴訓詩禮聞過庭磨礪謹朝夕凝然若
天成圭璋貴特達劍器發礪英華駭流俗清名滿上京石奮
漢名家貂蟬列公卿亦有燕山竇五枝丹桂榮終始慎厥與允

矣紹芳聲

題三山毓秀圖贈黃布政

按黃布政名澤見後旂山壽藏序

三山奠閩服淑氣鍾扶輿昭代育英賢芳聲播寰區維昔家居日讀書山之隅冥心屏紛雜日與山爲徒紉蘭以爲珮緝雲以爲裾腹笥飽經史較藝爭先驅薄試經綸手湖湘民晏如名藩跨兩浙奧壤連三吳操持慎綱紀撫字先嫠孤比屋受嘉惠藹若春陽敷當宁憂黎元眷此功績殊賜以錦繡段寵以紫泥書光華既赫奕輿論成同趨儀廷竚鳴鳳傾陽羨園葵行將筮鵠班接跡皋與夔但恐諸父老臥轍留軒車三山渺何許高高入雲霓未遑念鄉土慎保金石軀玉瓚注黃流盛福與山俱

題序班吳興永感堂

川流去不返風木無停枝劬劬懷深恩戚戚抱遙悲憶昔升高

堂被服斑斕衣柔色候安否慙慙獻卮匱親顏和且樂淑氣含朝暉庭椿忽改色堂萱亦彫摧芳塵凝素席寒月照空帷追攀力可及恨不捐微軀佳城別已久雲樹何離離得祿具蘋蘩路遠莫致之顯親良有道黽勉安敢違何當蒙國恩雨露沾華滋焚黃賁泉壤慰此百歲思

皆安堂詩

有序 按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進士授禮部主事明史本傳云字廷振蓋有兩字也

安成劉求矩篤友愛以撫諸弟而諸弟亦恭順以事其兄妯娌及其諸子姪沾被德化皆怡然相安於和氣之中聚食者幾千指靡有異志遂名其宴處之堂曰皆安叔弟求樂爲禮部主事謁余徵言余喜其克敦古道因賦古體詩八韻以美之俾誦之者知所興起云

手足本同氣兄弟豈異情恩浹義彌篤體裕心乃寧燁燁塔下

蘭鬱鬱庭前荆雨露發華滋葩葉自敷榮鶴鶴在原隰載飛亦
載鳴何如墳與篋厥心和且平去古良已遠頽風日驕盈皆安
有新詠百世垂芳馨

七言古詩

謝中書舍人朱仲昭畫竹

按仲昭姓夏名景詳見湘江雨意圖記注

洋州胸中有全竹兔起鶻落追所見中書妙年得真訣筆力直
與風雨戰柯葉紛披剪寒玉蛟龍欵起驅奔電彭城一派又南
遷韞材賸有鵝溪絹

長短句

龍馬歌有序

臣淮伏覩寧夏守臣奏宣德甲寅孟夏龍馬生於西夏池水之
陽初生之且雷電交作風雨晦冥百獸伏匿不敢發聲秋七月

吉且貢于闕下上命羣臣聚觀其馬昂首按足安然不驚色白
而純瑩若截肪之玉頂耳尾鬣皆與龍同鬣毛蹙文宛如鱗甲
真龍馬也臣淮謹按瑞應圖云馬龍神獸出爲太平之應斯實
上瑞之攸徵也惟昔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四年夏國主明昇貢
天馬一色亦正白習而乘之躡雲而馳皇情悅豫賜名爲飛越
峯繪圖贊頌以示永久今焉龍馬亦至自西夏物色皆同豈偶
然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承大統不闡鴻謨政教旁達仁恩
廣被由是皇天眷佑誕錫嘉禎式彰聖德以衍億萬年太平之
盛也臣淮覩茲瑞應慶忭曷勝謹撰龍馬歌一篇稽首頓首上
進歌曰

龍馬生自天池神龍降精孕厥軀雷雨晦冥神護持百獸不敢
憑其威龍馬呈耀雲日毳蹙龍鱗玉爲質隆額嶄然世無匹尾

若瓊枝灑晴雪臣聞房宿實天駟變質效祥良有自吾皇操執
仁與義天錫嘉徵薦奇瑞惟昔太祖御寰宇天馬曾從西夏至
于今瑞應適相符丕顯重華能繼志戎夷賓服華夏寧海波帖
息風塵清龍馬馴朝帝庭玉勒垂繁纓安行雲駕駢萬歲千春
奉聖明秋省斂兮春省耕四民樂業歌太平

題少傅建安先生堂壁萬竹圖

王郎酷愛竹行坐與竹俱醉夢繞湘浦烟霞生有無翩然逸興
不可極灑向關西堂中之素壁橫斜交錯千萬竿頓令六月陰
風寒丹山鳳毛翠光潤漢家金錯苔花斑迴洲復渚杳莫測遙
聽鷓鴣聲嘖嘖湘娥廟前春水深屈子潭邊楚山碧王郎畫法
捷有神真宰棹頭不敢噴蛟龍白日起毫末雲霧晦冥雷電奔
尊前感激向知己礪礪襟懷盡淘洗何須更說文洋洲餘子紛

紛安足擬關西况是蓬瀛仙雨露恩深白九天文采光華相照
耀堂中萬竹尤青妍林間錦綉新卸籜便覺嶄然露頭角陽和
長養生意多聳壑昂霄詎能却嗟余好竹亦有素見畫真如鶴
追兔請君醉我一斗酒擊碎珊瑚爲君賦

題畫竹送廷春貢士赴崑山訓導

託根愛向篔簹谷森立亭亭聳寒玉半點塵埃不敢侵終日相
看遠流俗雨露滋培功更深密葉蒼鬱如春雲新筍嶄然露頭
角錦綉參錯羅兒孫竭來移向崑山陰要使清風播士林明月
滿庭秋思深時時學作鸞鳳吟他年截筍協律祛哇淫虞廷進
和簫韶音

五言律詩

永康道中

窈窕穿山徑逶迤過野田紅酣楓葉老黃綻菊花妍埃吏時參
謁籃輿屢息肩入朝天意悅歸路柳飛綿

贈崇德辛知縣

久不聞音耗相逢喜復驚艱危他日事繾綣故人情餽贐尤增
感分攜又促程來年二三月傾寫話平生

挽襄府長史周孟簡二首

弟兄登第日永樂改元初文采聯雙璧聲名並二蘇升沈人世
隔零落雁行疎揮淚開塵篋空遺舊寄書

翰苑曾操牘親藩久曳裾功名春夢斷風月夜窗虛片石辭無
愧高門慶有餘賢郎俱秀發玉樹立階除

御史陳汭父默齋挽詩

按陳汭平陽人以歲貢擢
監察御史平陽縣志有傳

隱德驅流俗清名藹縉紳樞機崇聖訓泉石樂天真悽愴山陽

笛蕭條物外人推恩由子貴鳳錦煥絲綸

題徐以道竹軒

原注軒在北京寓所竹畫
於其中扁仍家居之舊

家居宜種竹行坐每相親間闕應多載懷思似故人子瞻工賦
咏與可鮮傳神遂使求羊輩過從不厭頻

梅窗南歸之喜賦詩以賀之

青年登仕版白髮解朝簪湖海夢初覺林泉跡已諳來書歸舊
隱策杖恣幽探我亦居閒者時來共手談

用韻約梅窗歸遊柎溪

聞說柎溪上羣峯矗翠簪修程難涉徑佳境未曾諳此日應多
感何時試一探謝家好池館假榻聽高談

挽翰林待詔滕先生

按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吳縣人精
篆隸善畫永樂時薦授翰林院待詔

待詔金門日揮毫紫閣時交情追管鮑筆法契冰斯宿草空山

暮啼猿夜月遲曾書遠遊賦展卷卽相思

題貝祭酒李白月夜泛舟圖

按貝祭酒名泰

白璧誰能汗高才祇自尤盡將牛渚興翻作夜郎遊萬憤詞空切羣疑事未休金雞啣赦日飛雪已盈頭

聞陳檢討嗣初計音賦近體三首以悼之

按陳繼字嗣初吳人以薦授五

經博士領弘文館事進檢討

立身崇古道績學紹家傳德行顏曾後文章史漢前彈冠陪法從解組賦歸田進退惟安命全歸不愧天

翰苑論父日金門待詔時清談多典則素履見操持義重投桃

贈情深伐木詩文星光已隱空負百年期

春首才相見秋初得計音追思如夢寐轉首異浮沈宿草寒猶

綠愁雲晚更深聲容不可作徒有淚霑襟

北京發舟次和合示子采

有序

十八日發舟晚過相合半站止宿衰老蒙恩得遂南歸誠爲至幸然而憶子之情未免縈懷彼此兩途各順其宜亦勢之當然也情溢于中發而爲言成近體詩一首錄以示采子之憶父諒亦如之

別汝情難忍含悽淚暗收汀迴舟已隱望斷步還留倫理恩雖重行藏事異謀勿爲兒女態努力繼前修

題徐永祥保寧堂

按徐永嘉人後有記

學究軒歧術心存造化懸壺近城市潔己遠囂塵火伏丹爐暖泉香橘井春貽謀多積慶諸子總溫淳

五言排律

宣德壬子入覲賜留屢月扈從幸南海子閱海東青應制

賦五言排律一首

至德超羣聖仁恩溥萬方經綸仍密勿雅頌重揄揚乾德方開
泰坤祇迭獻祥九重多暇豫萬象媚春陽行殿雲霞 郊原草
木芳鸞旂飄廣陌虎路巨崇岡海汎玻璃滑花明錦繡香鴛鵝
飛帖帖鷺鳥勢昂昂金爪拳方趺霜毛吻已傷鳴笳誇得雋傳
勅戒無荒農務時方急皇心念不忘土膏青露甲麥秀翠翻行
豈但行時令因之驗歲康華筵羅綺席仙醴進瓊觴侍宴儒臣
集陳歌雅樂張歡聲動遐邇和氣藹穹蒼蒐狩存周典車攻協
舊章非熊思尙父祝網鑒成湯汾水元非遠岐陽近在望微臣
何慶幸盛事仰輝光揣分恩難報傾心喜莫量嵩呼祈聖壽地
久與天長

七言律詩

賜遊西苑詩

有序 按翰林記宣德八年事少傅楊士奇
楊榮少詹事王英王直成國公朱勇等皆與

臣淮謹以謝恩詣闕首蒙賜宴內閣禮成奉辭過承寵眷賜留
月餘光祿時頒廩餼四月二十六日欽奉勅旨命太監臣誠導
臣遊覽西苑仍命成國公臣勇等十有四人偕往又蒙特恩憫
臣疲弱許乘肩輿勇等乘馬徑至白玉橋舍輿馬徒步先詣南
圓殿是爲皇上祇奉皇太后之所伏見聖誠純孝亘古莫倫臣
等拜稽感悅謹呼萬歲次詣清暑殿迤邐偏觀奇勝抵萬歲山
臣誠宣奉聖旨謂曰山巔下瞰宮庭人跡所不敢到諸大臣皆
心腹股肱登高眺遠一無所禁臣勇等又皆拜稽稱謝遂循翠
嶺盤桓而上歷仁賀介福延和諸殿金露玉虹方壺瀛洲四亭
直造廣寒置身於層霄之上周覽圻甸獲覩太平繁華之盛於
是下宴山趾綠陰之中酒頒法醞果饌皆出天廚之珍竊臣淮

一介儒士叨逢隆遇茲者復蒙寵以非常之恩天高地厚莫罄
名言自愧才庸質懦不能補涓埃輒効康衢之謠撰述近體五
章祝聖壽於萬萬年其詩曰

輦路西迴第幾重翠微環臺護房櫳宸闈遊幸崇華構孝養純
誠仰聖衷鸞馭每從花外度虹橋近向柳邊通兩宮福壽齊天
地萬國均霑雨露濃

廣寒宮闕中天起金露方壺遠近分羅綺交疏和氣洽沈檀塗
壁異香聞竹翻舞鳳青含雨松偃蟠龍翠拂雲下界塵寰遙在
望光華咸仰聖明君

蓬壺高擁戴山鼇臺殿巍峨近碧霄寶樹排雲珠作網金波漾
日玉爲橋香浮銀甕頒仙醴味列珍饈出大庖勅賜宴遊恩眷
厚願同嵩祝頌軒堯

萬頃平鋪太液池波紋微動漾玻璃蘭 泛綠光風轉花氣烘
晴淑景遲在藻靜看遊鱣鯉臨流遙見集鳧鷖仁恩涵育春無
際正及河清海晏時

肩輿近抵鳳凰城矜恤微軀荷聖情覆育具同天廣大照臨咸
仰日高明撫心競惕難圖報濡翰形容不可名願祝皇圖盤石
固垂衣端拱樂昇平

賜遊北京西湖觀荷花仍遊西山新寺進律詩三首

巍巍聖德與天同勅賜遊觀寵更隆西出鳳城通窈窕前瞻瑞
氣藹昭融千重文綺花間日百轉流鶯柳外風景物無端看

移舟更到水晶宮

平湖萬頃泝銀潢畫舫初開曉色蒼楊柳陰濃香霧濕芙蓉花
發錦雲張拍堤翠浪添新漲夾岸青山送晚涼樽俎霑恩歌吹

發近人魚鳥亦相忘

松陰夾徑入招提金榜蟠龍寶翰題紺宇陵虛侵象緯玉毫示
現擁獅貌經翻貝葉時聞磬步繞蓮花不染泥陰翊王綱多慧
力仰祈聖壽與天齊

賜遊太液池觀荷進律詩二首

日轉松陰水殿開五雲繚繞護蓬萊波搖翠浪玻璃滑香泛紅
蓮錦繡堆傍檻遊魚時往復近人啼鳥絕驚猜物情總荷生成
德慶澤均沾偏九垓

芰荷香裏盛張筵中貴傳宣自九天銀甕浮香傾瑪瑙雕盤行
饌割肥鮮詩歌湛露存周雅愠解南薰入舜絃願祝皇圖磐石
固嘉祥駢集屢豐年

重遊青田石門訪道士仍不遇

康樂仙蹤竟渺然空遺績錦舊山川雙扉鐵壁開千古一派銀
河落九天廢址半隨荒草沒危樓高與白雲連道人未解忘塵
俗杖策多應向市廛

括蒼道紀葉維朴居妙成觀室之前有石壁清池題其中
崖曰蓬島

海上樓船倦往還誰知蓬島在人間神仙跨鶴應常到石壁陵
雲不可攀愧我憧憧多病久勞生擾擾二毛斑偶來福地陪清
話始信壺中日月閑

登多景樓

滿目江山獨倚樓乾坤俯仰思悠悠扶桑日出千峯錦天籟風
來萬壑縹緲祥雲瞻北極微茫烟樹辨揚州何當跨鶴窮三
島挾取羣仙來唱酬

遊金山寺

浪花堆裏擁巒岒，鐵甕巍峨指顧間。
傑殿迴廊深窈窕，層巒疊嶂倦躋攀。
一塵不到莊嚴地，萬劫長存祕密關。
聽法魚龍時出沒，老禪心共白鷗閑。

題李給事崇恩堂卷

聖主臨朝闢四門，忠肝義膽盡敷陳。
賈誼萬言先禮樂，仲舒三策貫天人。
黃麻宣勅覃殊寵，青瑣登賢屬近臣。
橋梓聯輝承雨露，願言守職慎持循。

賜老堂爲陸都御史乃翁賦

仕路升沈四十年，蕭蕭白髮賜歸田。
函題寶翰頒新誥，袍染爐烟出御筵。
舟入茗溪春雨足，堂開天目彩雲連。
賢郎執法君恩重，每聽佳音下日邊。

挽夏少保

按少保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

四朝元老地官卿，任重台衡被寵榮。
甘雨和風人仰德，兒童走卒共知名。
星躔箕尾方流彩，玉瘞湘陰已勒銘。
三十餘年交誼盡，靈筵展拜淚如傾。

挽姑蘇徐子信

大隱由來在市廛，杖藜隨意訪林泉。
還金舊說南州士，殄怪新傳徐孝先。
雲壑夜深舟已失，客窗春靜榻空懸。
題銘賴有詞垣筆，賸把流風付後賢。

謝俞漢遠畫古木幽蘭山水見贈

久聞畫法重當時，贈我珍圖慰所思。
徃徃老幹蛟龍起，楚畹幽芳雨露滋。
思入混茫窮變化，豪翻雲霧洒淋漓。
嗟余觀獵心猶動，却笑邯鄲步已非。

題陳宗淵家藏王孟端枯木竹石

按孟端名絨無錫人善畫永樂初授中書舍人

九龍山人清更奇醉翻墨汁洒淋漓撐空老幹蒼龍起拂石疎
篁翠鳳儀遠浦雲烟秋雨夕深山冰雪歲寒時淒涼化鶴歸何
處片紙猶能慰所思

訪學士錢君偶從案上見伯穎張先生行狀賦一律以悼

之

按張伯穎官翰林檢討晉修撰五經博士永樂十八年南京掌院題名俱見黃佐翰林記

我方憂患頻年劇子適顛危二豎侵無復同朝聞剗論空懷促
席和清吟揮金早見平生志返璧何慚故舊心偶過翰林觀行
迹潛然涕淚滿衣襟

題陳希碯山書屋卷

按陳希永嘉人洪熙年歲貢

陳生家住柗溪上萬頃晴雲護碯山閉戶讀書春晝永篝燈覓
句夜窗閒巖花澗草生成際魚躍鳶飛俯仰間鼓篋橋門今十

載林泉應待錦衣還

贈少傅子將楊先生挽章

原注士奇少傅父也

身歷艱危道愈尊宜陽避地竟沉淪全歸何必期頤壽生子今
為社稷臣屹立豐碑垂典則榮封極品煥絲綸墓門過者車應
式景仰高風迪後人

題范時雨松月軒

長松百尺傍軒楹月到松梢分外明翠濤冷浸山河影金鏡高
懸罨畫屏簾捲香風清不寐鶴翻零露寂無聲何當邀取嫦娥
飲醉攬雲裾采茯苓

挽平江伯陳瑄

按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即位以功封伯

領鎮歲月頻清時柱石舊勳臣經營國計推劉晏瀟灑襟
懷說祭遵半世功名垂竹帛九重卹典賁絲綸竭來便道曾相

訪倚枕交談意更真

遊洞陽觀和詩四首

和金修撰韻

冠珮同遊園苑仙題詩卽席更清妍劇談喜有韓湘子酬和誰
誇謝惠連瑤草吹香迎羽扇瓊漿嗽冷勝冰泉奕棋才罷琴聲
動世外從教日似年

逸思冷然便欲仙幽閒應不羨華妍市喧遼闕青雲隔地位清
高紫極連子晉瑤笙招鳳侶純陽寶劍闕龍泉拂衣歸向蓬萊
頂回首塵凡不記年

和沈庶子韻

纔入仙宮愜勝遊花開屋角亂紅稠心懸絕境頻看畫興逐飛
雲欲倚樓燕蹴晴絲衝戶入鶴翻香霧撲簾浮琴聲忽聽山居

調歸棹還思杜若洲

不學離騷賦遠遊間中樂事一何稠機藏棋局三軍令筆掃蠻
箋五鳳樓詩句頻哦髭雪動酒杯纔入臉霞浮何時更約尋真
侶跨鶴驂鸞徧十洲

挽梁典籍用行

按用行名時長洲人洪武中以善書選授岷府紀善遷翰林典籍

吳中士友擅才優豪氣高於百尺樓柳骨顏筋臻妙訣郊寒島
瘦愜冥搜謾思竹影過棋局無復花香覆酒甌瓊署賡酬遺稿
在幾回開卷使人愁

送秀才郭日華赴六合訓導

橫經擁皋比崇重無如士子師喜見才華居上考况聞門
地重潞河烟柳迷行旆淮甸雲山入講帷若會盱眙趙文
學爲言白髮已成絲

第 三 輯
挽南康知府陳亢宗按亢宗名宗永嘉人以薦歷兵部員外郎南康知府亢原誤作元据永嘉

縣志選舉薦辟改惟縣志知府作知縣應据此正之

永嘉山水舊門閤侍宦番禺久不歸三載同朝多款洽一麾出
守竟相違吳門兒女淹朝夕鄉曲比鄰半是非先隴英靈如有
覺料應不忘故山薇

挽中書舍人朱公季寧

憶昔金門應詔時簪纓同集鳳凰池心期不逐時流變書法當
為後學師按歷湖湘多惠政沈淪泉壤有餘思手臨猶見曹娥
帖三過令人淚暗垂

挽陳儀仲先生

溫然荆璞貴深藏杖策復游野趣長月旦每聞推雅望德星俄
復墜寒芒玄堂永夜雲為幕遺藁聯篇錦作囊他日馳恩頒鳳

誥定應林壑倍輝光

挽王允生

生平未遂荊州識隱德曾聞君子鄉勤儉治生無外慕詩書教
子有餘芳山埋石槨生春草水繞沙城帶夕陽何日扁舟邀社
友炙雞清酒奠霞觴

題周氏先塋碑卷

兩世三喪存旅殯間關歸葬向淮西虛名進退藏蕉鹿浪跡浮
沈印雪泥紫塞雲烟空窈窕白楊風日轉淒迷孝情罔極賢孫
子墓石重煩太史題

挽蹇尙書按尙書卒諡忠定

鼎湖雲黯遺弓劍俄復台垣失老成柱石豐功存社稷丘山厚
德想儀型簡編名重韓歐傳箕尾光昭傳說星昔忝同官居鳳

詔按詔疑當作詔題詩閣筆淚先零

挽贈太醫院使靜學蔣先生二首

蓬掖交遊我最先，羨君清節老逾堅。醫名遠出劉張右，詩法宜過晉魏前。矯矯蒼松橫絕壑，娟娟修竹照寒泉。自從化鶴歸遼海，一度相思一惘然。

二十餘年涉宦途，受知仁廟寵恩殊。保和有效躋康豫，納善無慚翼聖謨。贈諡光華天語重，音容寥閔士林孤。鳳雛五采翔霄漢，家學應存舊範模。

挽禮部侍郎李嘉

聖主恩深重老成，龍章褒贈倍光榮。久司喉舌專敷奏，再踐台躔職亞卿。解組正娛晚節，勒銘我復表新塋。臨風洒淚題哀挽，慰我生平故舊情。

用遊洞陽韻謝閣門使有序

宣德甲寅七月二日鄉友閣門使郭君文通邀余同恥菴修撰簡庵庶子宴于樓上酒酣二公借遊洞陽韻賦詩敘謝余亦效贖以致區區之私兼簡恥庵簡庵同發一笑云

吾鄉郭奕舊同遊，心醉何嫌笑語稠。邀客滿傾千斛酒，排雲更上一重樓。悠悠身世功名遂，浩浩乾坤日月浮。但得安居長款洽，何須遠覓鳳麟洲。

坐客風流卽散仙，肯同兒女鬪嬌妍。雄談不斷洪河壯，險韻難摧華嶽連。樂事關心如啖蔗，韶光過眼競飛泉。請君試看頭顛上，白髮應多似去年。

挽龐弱翁中書舍人

轅門獻策志匡時，出宰龍泉事已非。自信行藏元有分，豈期生

死遽相違萋萋宿草霜前綠漠漠愁雲雨後飛千載遺安家訓
在至今孫子有餘輝

題焦山寺

巍峨臺殿冠鼇簪雲浪浮空萬象含蛟女獻綃騰紫霧驪龍聽
法起深潭華嚴會上今方到柏子庭前試一參千古焦公名尚
在追尋禪碣到巖龕

題熊都御史送行卷有序

淮臥病甌臠聞原節熊公以大理卿承制按行吳越抑強扶弱
調窮擿蠹各適其宜修葺廟學及先賢祠宇崇重儒雅以獎掖
善類而富家巨室益知遵守禮度罔敢驕縱英聲茂實播揚浙
左閭閻困乏沾於危急者日夕矯首企足仰望車騎之來望而
不見則嘻吁扼腕恨弗克以遂其願嗚呼公之所以致此者豈

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由感之以誠而人亦以誠應之此大學
誠意正心之明效也竣事入朝皇上嘉乃丕績超秩右都御史
蒞事南京內外兩制暨公卿大夫賦詩盈軸以餞送之既而行
在左都御史顧公賜告家居復召還俾總院事適准以慶賀入
觀會于寓館因得徧閱送行詩卷喜其頌美與向之所聞益加
詳悉然而浙左之人企望深切此則余之目擊者也於是忘其
燕陋賦近體一首附于珠玉之次既述其所已然復以遠大勳
業期之於將然以致區區交誼之私云耳雖然此蓋公之素志
余特表而出之

進士由來號得人雄才今見動朝紳撫巡薄試經綸手臺憲端
為耳目臣挺持蒼松撐巨榦巍峨喬岳聳秋旻更須協力調元
氣大霈甘霖潤八垠

六言絕句

題梅竹聚禽圖

竹葉晴翻翡翠梅梢 褪瓊瑤十月江南天氣融和好似花朝
照日霜翎散彩迎風繡羽披雲花竹叢中富貴何妨異族同羣

七言絕句

啓東寫花鳥爲惠賦絕句以酬之

山花野鳥鬪嬋娟筆底能專造花權頓使春風生意足從今不
復數黃荃

題陳叔起畫爲陳憲章賦

按陳叔起瑞安人元時畫家見瑞安縣志

少小曾陪老畫師慣看墨汁洒淋漓客邊展卷心如醉落月山
窗起夢思

畫菖蒲石爲羅昇賦

一拳寒玉浸玻璃九節香蒲出較遲服食倘能延壽算人生俱
有百年期

次子采蒙恩留內閣進學臨別賦十絕以勉之

年逾弱冠頗溫淳舐犢情深忍遽分愧我沈痾猶未愈致身期
爾報明君

喜逢昭代重儒臣何幸瞻依近紫宸進止有常書漢史卑微尤
必慎持循

蘭臺閣老盡鴻儒言動誠爲世範模懷舊料應憐念汝切宜端
謹事樞趨

士之所尙志爲先志尙高明德乃全若學輕浮無檢制便如駭
浪逐奔川

興戎出好本樞機不謹樞機勢甚危古有銅人在周廟三緘其

口是良規
讀書寫字兩相資
浹工夫不可虧
白日嬉遊容易過
後來悔恨豈能追

交朋損益認須真
損者情疎益者親
豪俠矜誇心叵測
敬而能遠莫生嗔

依棲得所我無憂
日用如常莫浪求
平仲久交惟在敬
平居處事必咨謀

汝身薄弱須調護
服食隨宜慎起居
父母老年多眷戀
平安頻望寄來書

我言鄙拙易推詳
朝夕觀瞻置坐旁
他日趨庭無愧怍
絕勝書錦有輝光

題鄭僉事畫二首

碧梧斜倚石嶙峋
鳳尾脩脩雨露春
退食從容對清絕
却疑倚棹楚江濱
隔岸遙岑送夕曛
鷗波過雨綠生紋
階前書帶縈吟思
閑却溪亭一片雲

題仙景畫

石峒巖扉盡日開
醉騎黃鶴下蓬萊
慙慙借問瑤池上
曾見蟠桃熟幾回
蟠桃積核已如山
聞說仙翁鬢未斑
靜裏乾坤方一息
人間日月自循環

題梅贈江副使

獨立冰霜歲暮時
霏瓊屑玉綴芳枝
莫教半點塵埃染
一白要爲天下奇

題竹贈御史許勝弟

勁節虛心謹自持蕭蕭不受俗塵欺故家曾沐君恩重歲久猶
含雨露滋

題蘇州况太守梅花

按况太守名鍾字伯律靖安人宣德五年擢知蘇州

移根遠自鳳凰城香沁冰花透骨清佳實結成滋味足他年鼎
鼐要調羹

題張思淵家藏一畫

禹門一躍圖

三月桃花浪拍天巨鱗一躍起深淵雷霆威令資神化大沛甘
霖潤八埏

枯木喬松

叢叢古木自蕭森矯矯喬松迥出林安得此君相倚託百千同

結歲寒心

題金文鼎畫二首

按文鼎名鉉松江華亭人工書畫

長松落落護幽軒脩竹娟娟蔭後園兀坐吟哦方有味不知琴
客已登門

涼風吹雨過芳隄雲滿前山水滿溪林密不聞鍾鼓響瀑流飛
處有招提

題鶴贈蔣侍郎乃父

胎禽本是列仙儔曾向蓬瀛汗漫遊歸旁松陰閑止息縞衣丹
頂壽千秋

題趙駙馬荔枝圖

荔子枝頭懸火齊榕陰深處雨晴初生平不識南閩路坐挹薰
風看畫圖

題畫四首

商山四皓

采采仙芝足可餐
陰陰松竹護柴關
誰知羽翼當年事
只在從容片語間

三顧草廬

漢室雲雷適遘屯
隆中枉顧一何頻
將星忽向原頭落
無復英雄繼後塵

竹溪六逸

竹溪風月浩無邊
瀟灑衣冠擅昔賢
何以伊周耕釣者
光華事業姓名傳

虎溪三笑

相忘何必限同袍
獨羨淵明節更高
陳迹不隨流水去
千峯明月

月虎溪橋

詞

東里少傅遣詞爲壽
次韻奉謝宣德乙卯歲也
元倡有序去歲五月四日
曾作水龍吟詞爲壽
適是日館中却客不及
獻念此別重會未期
輒寫奉呈就當折柳也

好花開到紅榴帝城
明日端陽屈先生壽
且官廚酒士林嘉會
內閣當年七人同事
四人今在一人千里
外還留鼎足歡相對
須拚醉不減平生剛
介更華髮朱顏無改
聲名事業安榮憂患
從前無愧紺雪晨餐
黃庭晝詠出塵瀟灑
碧雲冠來往天台
鴈蕩作人間瑞

次韻有序

淮啓行之日適逢初
度荷蒙少傅公相東
里尊先生舉去歲所

成水龍吟一闕錄示就當折柳感佩之情重於山岳依韻綴緝聊申鄙懷語不成章伏祈改教

雪花漸覺盈頭自慚荏苒稀年屆椿萱日遠情深悲痛何心歡會去歲茲辰曾孤台眷新詞還在朵雲來望外溫然恍與芝眉對心先醉 堪羨英資清介看一片丹心無改受知列聖持鈞秉軸何慚何媿社稷匡扶陰陽燮理甘霖沾灑願先生壽過彭篔八百作皇家瑞

頌

瑞芝頌

按胡濬字源潔武進人

禮部尚書兼戶部尚書事毗陵胡公純誠一德佐輔聖天子事神致理丕隆富有之大業感召和氣著于禎祥乃宣德八年秋九月爰有玉芝產于禮部廳事左偏退思之室素質騰輝蜿蜒

交鳴觀者莫不歎異稱奇考之傳記芝類不一既曰金芝玉芝而抱朴子所載則又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酉陽雜俎又有夜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玉芝質白而瑩 非夜光白符之謂乎然而皆非世之常有合而名之曰瑞芝茲蓋伏遇皇上仁德親賢天心悅鑒昭錫靈貺旌顯茂功以彰此明良際遇之盛准忝聯班末式會奇逢慶抃之情非辭曷著謹撰瑞芝頌四章陳諸詠歌祝衍遐齡垂耀無極頌曰

燁燁瑞芝至和所鍾曷以召之盛德在躬厥德伊何清猷靖恭昭宣敷暘盎若春融

式際昌辰作帝股肱秩宗秉禮邦教弼成有猷有爲不伐不矜廉慎交至進止有恒

帝用寵嘉信任彌篤和氣薰蒸綏以百福芝生庭軒紛敷燁郁

不根而榮匪培而育玉液流滋瑤光孕馥

發祥兆慶維君子是貽君子之貽讓而弗居歸德聖明兢惕自
持至誠昭假百神具依壽考康寧式躋耄期子孫承休奕世有
輝

贊

靈瑞贊有序

臣淮欽承皇上特恩命太監臣誠導臣觀麒麟福鹿于東苑臣
淮伏以皇天眷佑聖明誕啓億萬年太平之盛必出奇祥異瑞
以表著之是即所謂有開必先者也洪惟皇帝陛下統承三聖
恩浹萬方華夏又寧戎夷賓服由是穹祇悅鑒海嶽效靈和氣
薰蒸禎祥疊至益久益彰而麒麟福鹿尤爲仁獸 不恆有隨
感效靈應期而出用兆開先之慶臣淮謹以慶賀萬壽聖節詣

闕荷蒙眷撫賜宴賜留茲復特承恩旨拜觀非常之瑞揣分省
躬曷勝榮幸謹撰靈瑞贊一通稽首頓首上進伏惟聖慈俯垂
睿覽贊曰

惟皇嗣統德協重華仁恩義澤覃被邇遐至和薰蒸充溢寰宇
著爲嘉徵疇克備舉惟茲馴獸厥爲祥麟黃質白文牛尾麕身
含仁抱義音中律呂周還折還動合規矩按圖考實徵諸傳記
君有至仁麟兮斯至復有福鹿爲麟之侶質纁而澤文素而理
昂伏有容行慎所履出應昌期實兆繁祉茲惟上瑞世匪恒有
隨感效祥集于靈囿愚臣何幸蒙恩賜觀嵩呼三祝抃舞騰歡
天佑聖皇益隆益固福壽齊天永延國祚國祚永延子孫千億
宜君宜王世世享德

御制恩賜詩贊有序

介

庵

集

卷十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宣德壬子冬臣准謹以謝恩詣闕錫宴內閣俯留累月賜遊西苑憫臣疲弱許乘肩輿循太液池徧覽勝麗宴于萬歲山麓至榮至幸誠出非常陛辭之次重蒙親灑宸翰製為詩歌獎諭隆厚煥乎若杲日之照臨郁乎若卿雲之垂蔭副以織金紗衣俾之被服以為鄉邦之光寵錫便蕃敷宣罔既竊惟臣准質本凡庸才乏世用過承列聖之知遇叨膺顯秩之光榮茲者伏遇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浹庶類下逮顓蒙之無似上塵宸眷之有加雨露霑濡頓使春回於枯枿奎躋炳燿普令光被於儒紳仰荷鴻私圖懷報稱俯愧駑駘之伏櫪有負驅馳重惟葵藿之朝陽誠深仰戴切惟古者人臣侈君之命勒諸彝器以傳永久臣竊援斯義摹勒貞石垂示來裔永為家寶謹撰御製恩賜詩贊一通并奉刻本上進伏惟聖明俯垂睿覽贊曰

於穆聖皇尊臨大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顧惟微臣蕪爾無庸淵衷天豁曲賜優容虎拜闕庭龍光下燭錫以宴遊恩眷彌篤親御翰墨敷繹雲章褒獎過厚訓諭孔彰拜手稽首載忻載喜省躬揣分兢惕曷已仰惟聖製妙幹玄機圖書啓祕奎璧騰輝捧以南還祥飈載塗光昭衡宇歡溢里閭齋被緘膝襲藏惟謹摹勒貞珉覃福祚胤稽諸往牒寵異常倫感填胸臆報乏涓埃願效封人嵩呼三祝惟皇仁聖天心攸屬皇契天心澤被萬方鴻圖鞏固地久天長臣述贊辭藏之石室百千萬年永保貞吉

署刑部事魏布政畫像贊

按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宣德三年署刑部右侍郎五年為河

南左布政使

色溫貌肅氣之充也蹈禮和義德之崇也忠以事上莊以蒞下動適厥中也出守方岳入贊皇猷各迪有功也玉瓚黃流朝陽

鳴鳳宜盛福之在躬也

右都御史元節熊公畫像贊

讀聖賢之書而致力於躬行食天朝之祿而攄誠於奉職峻節凜乎秋霜德容溫如白璧入臺憲不翁翁以近名振國維務孜孜以求益是為昭代之鳳麟而膺夫康侯之晉錫者耶

楚公雪樓程先生退休小像贊

按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京山人後家建昌元世祖

時屢遷集賢直學士泰定初追封楚國公有雪樓集

翹翹楚公間氣所鍾雄才碩學後進是宗元之初政求材如渴薦賢為國志定莫奪詞垣黼黻柏府風霜懸車衡門葛巾布裳瞻仰遺像肅焉起敬蔚乎孫子承此嘉慶

沼山先生程世京行樂小像贊

生於文獻之家而沾溉有自也長受師資之益而問學日至也

筮仕云初棲遲末職未遂厥志也及乎入則操觚翰苑出則領袖儒紳方期展布才猷奈何元綱之隕墜也懷哉沼山命與時違徒興識者之長喟也冠裳杖履消搖林壑人謂其有傍花隨柳之趣而壽考以盡夫天年斯其為始終無媿也

長春劉真人淵然贊

太乙兆靈鬱孤降精夙稟師承兮黜智守愚控寂沖虛純陽內舒兮淵然至真浩乎長春感化孔神兮叱咤風霆厲翦形赫赫厥聲兮有命自天束帛粲粲光賁林泉兮趨筵仙班喜動龍顏寵錫駢蕃兮侍祠竹宮默契淵衷肝鬢豐融兮道運中微薄遊滇池志定靡隳兮載沐恩榮歛焉上征列職太清兮學徒振振遺訓是遵雖亡而存兮爰述贊辭式昭令儀慰此遐思兮

顧盛中書父小像贊

介

庵

集

卷十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身處京華而翛然山林瀟洒之態壽踰七袞而藹然春風和氣之容蓋由其養之有素故致夫德之所充教子成名秩拜鳳池之顯職推恩有典榮膺綸誥之褒封其處已也不于于以自泰其接物也恒翼翼以致恭是宜輿論之同歸而聲譽之日隆者耶

謝庭循小像贊

彼美若人裔出名門其少也評已高於月旦其壯也譽益播於儒紳其清而潔也湛兮冰壺之寒露其溫而和也煦兮麗日之陽春或怡情乎繪事或涵咏乎道真既渾淪而無迹亦瀟洒而出塵是乃蓬瀛之仙侶人間之鳳麟也耶

肇慶知府王公伯貞畫像贊

按伯貞名瑩鄞人宣德五年擇廷臣二十五人為郡守瑩

以給事中授肇慶

其學也粹於古而宜於今其德也閔於中而暢於外擴太極之淵微際明時之亨泰厥既有猷而有為匪直清脩而節介致伸三日之霖唐真卿之在五原活萬人之命漢龔遂之治渤海儒紳服其教條庶氓懷其遺愛瞻儀像之儼然凜高風其如在是宜媲美乎甘棠而垂休於永世者也

蔣侍郎小像贊

圭璋瓊璜德之良也碧梧翠竹神之清也溫淳典雅發為文章也有猷有守燁其有光也壽不滿其德吁嗟乎彼蒼也敷遺乎後嗣久而其昌也

銘

朴齋銘有序

閣門使郭純文通有志於務本之學名其藏脩之室曰朴齋少

傅廬陵楊公少保臨江金公記之其說已備復徵余言余與文通鄉友也不可忘愛助之私著銘以勗之銘曰
玄黃肇分渾淪旁礴民之初生凝然太朴朴之爲質彪之以文
文質彬彬仲尼有云末學滋僞巧變日生鑿我真原素我常經
文勝滅質太朴日漓如馬斯逸決囓奔蹄疇能繫之寘彼康衢
返朴還淳迺復厥初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本末有倫聖道斯在
嗟爾君子名齋以朴操之有要視彼先覺先覺垂訓誠之於斯
誠存實勝其殆庶幾

說

日省齋說

駙馬都尉趙公篤志進脩之學名其齋曰日省徵言以廣其義
嗚呼至哉日省之謂乎其爲進脩之要乎蓋省者精而察之也

夫人之生也不能無耳目口鼻之欲欲動情勝巧變日滋是非
邪正利害得失紛擾膠轕以役乎外省之不以其道孰從察識
而決擇之哉省之之道奈何在吾心方寸之間云耳語曰內省
不疚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而謂之內非心而何吾心苟有
所蔽則孰爲是孰爲非孰爲邪孰爲正孰爲利害孰爲得失茫
然無所辨惡日以長善日以消天命幾乎熄矣必也如鑑之空
如衡之平而後爲無蔽也鑑空則妍媸不能遁衡平則輕重不
能欺吾心無所蔽由是於日用之間而致其省焉是其是非其
非拂其邪持其正審其利害究其得失善惡瞭然如較黑白惡
則克而治之善則存而養之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推之以應
事接物自然不畔於道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
凶之辨也省之而工夫少有間焉則物欲之私乘隙而動如馬

之脫銜馳驚橫逸制之不易矣其在於易乾以夕惕而無咎震以恐懼而致福其在於禮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是皆日省之謂也若夫曾子所謂吾日三省益以謀而忠交而信傳而習爲切身之要故特舉以自勉耳朱子謂其隨事精察又豈但三省而已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首言道不可離而以存養省察對舉以示人靜而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其所謂省察者致力於幾微之初又不待隨事精察而後然也要其極功而歸之於誠焉蓋誠者存心之本心存而自無不省者矣都尉公天資超邁篤實而謙慎胸次洒然不凝滯於物存誠之功養之有素日省名齋謹之至也不斐之文何足以發所蘊雖然公命也奚敢辭爰摭舊聞書以復之

策問

會試策問二首

問經以載道刪述由於聖人而垂教於萬世者也孔子論經以溫柔敦厚爲詩之教疏通知遠爲書之教廣博易良爲樂之教潔淨精微爲易之教恭儉莊敬爲禮之教屬辭比事爲春秋之教夫道一而已其教何以不同歟抑立教雖異而同歸於一揆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不及於易春秋抑別有其說歟揚雄謂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雄學孔子者也無乃自異其說歟舉五經而不及於樂又何歟三代以降業擅專門六經薄蝕日益滋甚故文中子以爲九師作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大戴小戴禮之

衰書殘於古今樂缺於齊魯譏之果當於理歟迨夫濂洛諸儒出而繼之以子朱子闡明道學而六經復明於世我朝以經術取士而經學一歸於正斯文顯晦亦各有其時歟諸君子以窮經爲職業幸詳陳之以祛所惑

問爲國在於足用足用在於轉輸任得其人則法守有而國用恒舒矣自古及今賦稅之廣莫如東南禹既敷土王畿在冀賦由荆揚而來者但言浮江沱潛漢逾洛至河而已汾江海達淮泗而已它無所聞也漢耿壽昌常平之法雖非東南之賦亦可得而言歟唐都關中費用日廣多取給於江淮而立法漸精若李傑韓滉裴耀卿劉晏當時號爲得人其漕運之法可得而講歟抑亦有未盡善歟今國家駐蹕北京尤以東南爲重廷議自江達淮自淮入河各於要地立倉貯粟量地轉輸可謂善矣方

之漢唐立法孰異而孰同歟伊欲人力不困而國用常足何法以維持之歟幼學壯行士之志悉意以陳毋泛毋略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黃文簡介足菴集卷之十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十一

入觀稿

黃 淮 宗 豫

序

番陽雙溪陶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其來尚矣九兩之法著于周禮下逮隋唐其法寔備
 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所以嚴選 譜系所以謹婚姻有圖
 譜局以掌之若私書有濫糾以官籍官籍不及稽以私書此近
 古之制以繩上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自五季以來取
 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失而其學不傳是故士
 大夫之學古知禮者其於私譜尤不可不致敬也番陽陶圭有
 見乎此拳拳以編緝家譜為先務書成徵予文以弁其端陶出
 陶唐氏之後周虞思為陶正亦以陶為氏自時厥後子孫傳序

顯晦不一遷徙靡常難以悉据圭之先則本於晉八州都督侃四傳至元亮居彭澤退居柴桑栗里而圭之譜謂之番陽雙溪陶氏者蓋自元亮後若干世曰興義避黃巢之亂由江州徙居番陽之寒山又若干世曰清之自寒山徙居雙溪是為圭之高祖也故定自為雙溪一世以倣繼別不遷之宗寧略其所不可知而不敢遠引以誣其先也嗚呼末俗之流競相誇詡力攀附以孫仲容先生云旁搜擿以駭衆故不免有遙遙華胄之譏圭也既能追復古道又能拔於流俗得不謂之賢矣乎觀其序述其凡有四一曰敘譜派別支分宗法井然不亂二曰敘徵援事摭實世德昭然可稽三曰敘文以考四曰敘葬以慎終展卷之間如指諸掌蓋不待糾以官籍而自無濫失之弊其可謂善於著述者矣雖然此特著其目以啓端云耳若夫嗣而書之自

一世至於十世百世後之子孫當推廣其意而不可妄有所紛更庶為無愧也圭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廉慎有聲今以經學掌教毗陵士子沾其餘潤皆有所造就苟能益敦素履以展布才猷殆見八翼之兆蓋不得專美於前者矣譜為尊祖敬宗作也尊祖敬宗莫大於善繼述圭其勉乎哉

滁陽吳氏族譜序

按吳亮滁州來安人

鎮守淮安右副總兵吳公亮總督江淮等處漕運至通津與余會於驛舍出示家譜謂之曰亮之先世家滁陽世代有顯宦大父府君元任滁陽路總管恭遇太祖高皇帝膺期啓運遂率先考府君委身麾下戮力建功享有祿位施及家人後之譜謀毀於兵燹曾祖以上名諱亡逸莫克推究及今所知者苟不著之簡帙將使後之人忘所自出其可乎哉於是自先祖為一世以

及亮之子孫爲四世五世次第敘列以爲張本繼此以往嗣而書之至于無窮敢乞一言冠于篇端庶有光也余與公託知有素不敢固辭按歐陽文忠公譜例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元孫而別自爲世吳本姬姓受氏昉自泰伯其後若魏之吳起漢之河南吳公著於信史者甚衆支派蓋亦不少公之爲是譜也寧闕其不可知不事旁搜遠引以紊其族系深得歐公作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之乃祖乃父灼知天命識真主於羣雄逐鹿之秋故乘集風雲光昭祚胤追惟所自莫匪先德名諱雖亡遺澤可想而公也不惟善繼善述又能克廣前烈深蒙眷遇寵任益隆將見褒嘉之命自天而下恩賁九原斯譜益有光矣雖然圖譜之作敦睦爲要自今日論之父子也同氣之兄弟也孝

慈愛敬不教而能不勉而至何也親親之道至近而不相遠也雖不假圖譜而敦睦之道自行也嗣茲以及於曾玄又遠而及之十世數十世兄弟子姓有再從焉有三從焉以及於袒免又及於無服日遠而日疎伊欲敦睦之使親親之恩彌久而彌篤此則有甚難者蓋以勢殊而志異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誠而已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後嗣子孫綴名於斯譜也當思厥初本同一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鶴鳴而子和埴倡而篋答和氣充溢於一族如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是則總兵公作譜之深意余故於終篇發之

讀杜愚得後序

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其發於言也本乎性情而被之絃歌于以格神祇和上下淑人心與天地功用相爲流通觀於三百篇可

見矣漢魏以降屢變屢下至唐稍懲未弊而振起之既而律絕之體復興焉當時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爲首稱而杜爲尤盛蓋其體製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竝立翬飛之勢巍峨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墻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析而觀之軒廡堂寢各中程度又析而觀之大而棟梁小而節稅榱桷皆榱楠杞梓黝堊丹漆也其鋪敘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傳註本繁而寡要少傅廬陵楊先生往歲在湖湘得會稽單復陽元註釋名曰讀杜愚得大意取法朱子詩傳近因訓導嚴頤請以授江陰士族朱善繼善慶鏤板以傳未幾而告成少傅公畀之序矣善繼昆季嘗求余記竹泉及題吟室卷知其好學有自今又喜

其成人之美重以陽元所得足以惠後進故復序於末簡嗚呼詩關治道協氣運洪惟我朝紹百王之大統振萬世之洪規復古之機正在今日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士君子操觚秉翰以求風雅之音必於是編始焉

送徐中行還永嘉分教郡學詩序

余故友之子徐參中行力學績文謹言慎行芳聲茂著人無間言郡學教授前檢討潘先生以訓導席久虛薦中行謁選天官近制試訓導於奉天門丹墀內勅大臣及翰林風憲給事中蒞之期得真才以淑後進中行試在優等既銓授鄉之搢紳張席爲賀有執爵而言曰中行以逢掖之士奉朝命峨冠束帶歸鄉邦分臬比侍郡文學坐明倫堂橫經講道亦榮矣哉或曰中行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席之崇諸生有年相若分相等平者

亦有與訂交者使之俯心罄折以就班列執弟子之職容或有
艷隨而不率者乎又有年少而分卑多親故子弟狎恩恃愛以
自逞者庸材之所不免也中行新任之初縱之則廢法急之則
召怨不其難乎余曰不然前之說近於驕後之說近於隘驕固
不可隘尤不可也夫天下之人高下大小萬有不同然各有分
存焉故曰禮達而分定易於上天下澤履則曰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况師者尤禮之所重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中行所受之職朝廷之所授也中行以尊嚴自處先王之教
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名教之所深斥吾郡諸生長乎文
獻之邦習聞道德之訓豈肯以燕朋燕辟自居而不安夫上下
之分者乎况夫舉中行以補久虛之席教授潘先生也潘非私
於中行者也請之太守何公協諸輿論而舉之也太守公賢而

且明政教兼舉而不遺其于學規綱紀必有以振之也孔子不
逆詐不億不信又豈可以區區隘量預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
行亦當善於自處以立其本焉本者何誠而已至誠可以貫金
石可以孚豚魚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行爵酒跪而
進曰先生至教參也敢不夙夜祇承在席者亦皆以吾言爲然
遂卒酌盡歡於其行也謁秘閣諸名公賦詩以張之鄉之善賦
者序列於後云

送范時暘北京省兄南還詩序

樂成溫之屬邑瀕海負山巖巒峭拔川壑紆徐東注清淑之氣
鍾之於人也近代碩德重望若王梅溪李五峯者流風遺韻存
而未泯邑之東有一范先生以光居文峯之下龐厚端謹博學
多識而長於賦詠風韻不減于前人先生有六子長曰霖字時

兩次曰霽字時場沾漑昔賢之芳華習聞過庭之嚴訓雅飭好脩而伯氏學業尤豐曠少者亦淳篤不凡先生捐館諸弟事兄受教益謹時雨由進士任行人居北京數載諸弟旦夕延頸瞻望欷噓傷懷去年冬時場諷日戒行李告其母屬家事於弟具舟車北上冒風雪涉河關以省其兄初見之頃悲歡交集問母安否既而具酒肴相慰勞藹然墳篋迭奏之和鳴也憩留四月餘友愛之情有加無替日或酬酢三五行酒微酣詢及鄉曲事劇談亶亶夜分忘倦天倫至情何可量也時場慨悲母氏垂白在堂雖有厥弟以供滄髓久曠定省心不自安遂辭兄南歸兄亦念母道遠莫就祿養促時場即行出饒潞河之上賦詩以識別摺紳追送者皆有作屬序古稱兄弟為手足蓋以肢分而體同手持足行疾痛疴癢靡不相顧時雨兄弟于手足之情可謂

切矣雖本於秉彝之懿亦由生長文獻之邦詩禮之胄於孝弟之大端耳濡目染厥有自來氣習之於人豈可忽哉昔蘇子瞻與子由多逢於逆旅此唱彼酬膾炙人口時雨先君子以詩名家兄弟旅次唱酬之作凡幾吾則不知也時場歸拜家慶誦皇華之章致而兄不遑將母之誠賢母喜溢慈顏氣和體充康寧壽豈對北堂之萱草舞斑斕之綵衣少長翕集奉觴上壽至和流暢盎若春陽斯時也又或有佳什遠寄以慰瞻雲之思幸毋忘吾儕之故舊云

按文內屬序二字當作屬余序

遊洞陽宮倡和詩序

宣德九年春淮以慶賀天壽聖節詣闕荷蒙恩眷賜留累月館于翰林朝房日入侍朝退處一室佔畢之餘他無所事亦無所往鄉之同姓禮部祠祭郎中養正過而謂曰城東北隅有觀曰

洞陽地遠而深僻雖與闐闐連壤而市囂不接于耳主觀事至靈邵以正文而有禮盍往遊焉余聞之躍然而喜若弩之發機水之決防輿不可遏于是以端陽前一日拉取翰林脩撰金公恥菴桂坊庶子沈君簡菴秀才張助郭縉攜棹而往愚子采亦從行約行六七里許抵洞陽之三門以正率羽士出迎肅客而入詣三清殿儀像儼然中臨殿壁廊廡繪畫羣真法從奕乎有輝以正舉揚法音行祝聖禮畢延入方丈堂中圖畫皆名筆堂前水陸草木之花參錯布列一舉目之間而塵氛頓釋焚香瀹茗畢詢以正履歷乃知家居滇池受學于淵然法師信乎源委有自也既而復延入一室僅容七八席而清思倍勝張生援琴鼓猗蘭白雪間以水雲楚歌諸外調郭生繼之琴罷張生與庶子對奕數局余冥心靜察而雅趣悠然自足在坐者所得亦必

與余同也日當午以正設酒饌勸客觴酌數行酒酣恥菴簡菴卽席賦詩余和之養正亦和而恥菴簡菴復交和焉未及寫日西夕矣遂乘輿策馬以歸又明日以正率其徒姚可弘謁余及在席諸友求錄所作以爲後會張本古者名勝之士必假遊觀之樂以豁其煩滯以攄其素蘊故王逸少會蘭亭暢敘幽情葩藻遞發李白遊紫極孟郊遊雲臺蘇軾遊仙都但涉足於幽閒者率皆有作一時從遊之士蓋亦有屬和者焉吾儕雖未敢以古人自匹然而豁煩滯暢幽情其致一也今朝廷穆清庶僚和協民庶乂寧淮也得與二三同志優游于春風和氣之中盍亦知所自哉因其請書以爲引詩若干篇先倡而和繼之

清華集序

詩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氣資之以學濟之以才斯可謂之

能賦者矣蓋氣昌則辭達而不萎蘼學瞻則事覈而不虛浮才敏則措辭命意無所留礙奮迅激昂開闔變化舉不出乎規矩之外庶足以發吾心之所蘊播之當時垂諸後世而爲輿論之同歸也番陽劉潤芳號雲樵隱於醫尤好吟詠賦詩凡若干篇哀寫成帙翰林主敬陶先生誦而悅之名之曰清華集謂之清則潔而不污謂之華則文而不俚清而潔則瑩若冰玉可以澄思而靜慮華而文則葩藻遞發可以適意而怡情若然殆亦可謂氣昌學瞻才敏而足以發夫本心之正者歟陶公以詩名世者也命名之美豈溢美哉夫人之才智有限量用才有專精長於此者遺於彼古稱善醫者和緩倉扁以至劉張王李之徒未聞以詩名晉宋以下能詩莫若陶謝李杜亦未聞兼擅乎醫近時丹溪朱彥修醫術與文學兩相高君子多稱道之潤芳於醫

多收奇效而又優於詩其亦丹溪之流亞者乎彼若忝竊虛名以自衒者豈勝道哉余又聞潤芳曾大父季安嘗捐貲濟人於阨窮潤芳承其慶澤穎敏秀發以亢其宗又豈但能賦而已今其曾孫名烈字尹吉者舉鄉貢試禮部占名乙科佐教武林郡庠是亦餘庠之所及也尹吉於訓徒之暇取清華集繕寫爲若干卷將鏤梓以傳徵余序其端余嘉其善承先志故不辭而爲之序

杜律虞註後序

律詩始於唐而盛於杜少陵蓋其志之所發也振迅激昂不狃於流俗開闔變化不滯於一隅如孫吳用兵因敵制勝奇正迭出行列整然而不亂其卽景詠物寫情敘事言人之所不能言誦之者心醉神怡擊節蹈抃之不暇誠一代之傑作也元奎章

學士虞文靖公掇其尤精者百篇註釋以惠後人文靖以雄才
碩學爲當代儒宗其註釋引援證據不泛不略因辭演義深得
少陵之旨趣然而未有刻本而所傳不廣也江陰朱熊於京都
錄而得之持歸將鈔諸梓求二楊少傅先生序以冠其端熊之
伯父善繼暨乃父善慶嘗承廬陵楊公之命刊刻單復讀杜愚
得熊今於此復能致力踰月而告成嗚呼文靖之註釋實有功
於少陵而朱氏一門亦可謂有功於詩學者矣或謂詩自風雅
頌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古選歌行又變而後及於唐律文
靖註詩舍本而逐末何居夫詩與樂相通樂有五聲八音九變
而大成或舉其一聲一音而獨奏之得不謂之樂乎詩至於律
其變已極初唐盛唐猶存古意馴至中唐晚唐日趨於靡麗甚
至排比聲音摩切對偶以相誇尙詩道幾乎熄矣文靖深爲此

慮故因變例之中特取少陵之渾厚雅純者表章之以爲世範
是亦狂瀾砥柱之意也學者由此而求之則思過半矣

仙居潘氏族譜後序

按潘叔正同知濟寧州在永樂九年
以治河功賜衣鈔見明史宋禮傳

宣德甲寅春余自家居赴闕道經姑蘇郡之通判潘叔正氏訪
于驛邸既而叔正督饋運淮陽與余舟楫相後先凡數日間嘗
同舟款語甚狎因出家譜見示且知叔正祖居永嘉與余同郡
不知其自何時徙仙居也其居在邑東南里人以其族屬之盛
名其地曰東潘譜牒散逸斷其所知者以陽九處士爲初祖迄
今已十五世其或傳聞而莫能考据者不敢傳會以求合也嗚
呼叔正可謂致謹於尊祖崇宗者世之脩譜牒者皆稱取法歐
蘇而歐陽則遠法於史漢年表歐譜推而上之僅得十七代自
高祖而上又曠隔七代闕而弗錄蘇譜僅得五代而止歐蘇二

公博物洽聞爲世儒宗豈不能旁搜遠引自流而徂源蓋恐或有差繆則冒紊以誣其祖慎之至也叔正之譜敘其所可知蓋得歐蘇之遺意者乎雖然譜牒者所以聯族系辨親疎使族人各知本源之所自不至相視如塗人焉耳若夫培其本使之益固浚其源使之益深在乎積善行義上有以承嗣乎先業下有以啓迪乎後嗣俾傳序久而愈盛庶乎其可也叔正同知濟寧時上言開浚會通河壘上深嘉獎諭賜資甚厚往來饋運利涉人皆感惠今在姑蘇善政及人尤多則所以培本浚源者積之非一日矣其族人世業詩書豈無叔正者奮然而起以迓續於無窮者乎苟能積善行義以亢其宗仕可也處亦可也又何間焉

盱江鄭氏族譜序

尊祖敬宗所以報本而反始孝子慈孫之大節也苟無簡冊以登載之及夫時異事變人易世疎子孫遂忘其所自出雖欲致夫尊敬之誠其可得乎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必以親親爲先務九兩著于周禮以聯比其族屬宗法以嚴嫡庶昭穆以辨序列立法可謂厚且備矣厥後九兩輟而不講譜局設而復廢其宗法昭穆紊亂而無統至使同宗相視如塗人士大夫之知禮者惻然思所以綱維之此私著之譜所由作也盱江守中鄭公系出新鄭子孫散處南北世代遼邈失其統紀其先在宋多至顯達扈從南渡有官建昌愛其俗厚土沃遂定家焉譜牒亡逸漫不可考至仁齋教授而下名諱具存事有證據乃祖南陵縣幕府君懼其久而并失之也手自詮次以仁齋爲始祖列爲五世今守中公嗣而輯之下至九世列爲二圖其一枝分派接聯絡

相因取其易見其一略倣漢年表例生卒婚娶出處行業皆得
以附註焉此蓋私著之譜使子孫不忘其先者也昔歐蘇二公
著譜準年表爲法歐譜得十七世自琮以下又間缺七世不書
蘇譜僅得五世錄其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慎之至也今鄭氏
之譜斷自可見之世始于仁齋九世之中又有闕而不詳者蓋
亦歐蘇慎重之遺意尊祖敬宗之心至矣視夫攀附衒世以自
誣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余觀譜之所載宦業中微仕僅二人天
非嗇之也將使之儲休積慶以貽夫嗣續者也譬如有源之水
匯以爲澤引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守中公仲子誠紹先世之
積累際文明之嘉會自郎署歷職至天官亞卿勤敏周慎赫有
聲譽深爲上所知遇推恩封厥父如其職譜謀煥乎有輝方自
誠始川澤委輸其進未易量也若夫睦族之道序引已詳故略

送李布政致事還真定後序

論人之志行既審其常尤必察其變處常固難處變爲尤難處
變而不失其素守則仕止進退舉不失其道而志行可以預定
矣湖廣左布政使李公文瑛謝事而歸朝之大夫士送之以詩
而序之以文於其歷仕中朝出使外國政事行業言之已詳至
於公之處變鮮能言之或僅舉其端而未及道其實僕於公同
處憂患者十餘年知其處變之實者莫余若也知而不言則於
成人之美義有所昧也公之居幽圉也懲過省咎無毫髮怨懟
意旦夕相聚論氣壯辭達率皆聖賢之大道語及貪黷事卽蹙
額張眉若將浼已稱人之善若已有之徵其可驗娓娓不較其
於義利之際如較黑白及夫從容款洽怡愉恬熙則汪乎其襟
度也日所奉蔬食一盂故衣一襲若啖肥甘服華美怡然以自

足也僕之蠢愚素號執癖仰其高誼不覺心醉神凝若有所契焉者聖人著易象於困則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蹉蹶殆踰一紀其志始終不渝豈非善於致命者與而其仕止進退不失其道從可知也况其老病日侵宜乎懇辭求去一出至誠皇上寬宏閔惻不強其力所不及故志可遂而優游以樂其餘年豈僥倖於一時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老聃以知止知足為貴公其庶幾已乎彼若秉鈞持衡以社稷為己任者則必致身盡瘁以圖維厥終又不可以此而例論也僕於文瑛交契而知深於其別不能忘言因述鄙見系於羣玉之左

旂山壽藏八景詩序

按黃澤字敷仲閩縣人以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

禮有歲制時制之節蓋以君子達夫原始要終之理故於身後之計先期豫定不以早為諱而又視其事之難易以為先後之

次其所謂歲制者即今豫為壽藏之類是也浙江左布政使黃公敷仲家居閩郡年踰五十得吉地于郡西鄙之旂山豫建歸藏之兆復構屋于其前名之曰止菴不但於原始要終洞達而不惑其知止知足之義亦了然于胸臆度越於人遠矣落成之日士友咸集縱觀山川之明秀俯察草木之津華喜溢于中不能自已爰即所見析為八景背負七峯如步障朝旭輝暎五采成文曰錦屏瑞日山之半有真仙窟宅霽景澄妍空翠綿囂曰石峒晴嵐前臨培塿方正如印環之以水曰印嶼波光右瞰巖劣銳如卓筆高出雲表曰筆峯雲影而又有梅溪春意柏嶺秋容碧海銀濤黃岡綠樹或近或遠交相輝映於是因題命意金石鏗鏘葩藻遞發奉以為公賀公謂雅贖不可虛辱彙次成什徵余序吁公之達識遠慮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美哉堪輿

家謂竈穴必乘夫生氣生氣暢達則天光發新眼界軒豁氣象
爽麗神怡意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公叔文子樂瑕丘之
勝蓋必領會於心目之間程伯子論擇地之法亦必外徵于物
色公於地理之說精窮蘊奧註釋多所發明其卜吉定穴外內
不遺固宜孚契乎前人諸君子發於歌詠者得不在於茲乎雖
然仁者必有壽公之遐齡未易量也五十而爵七十致政公當
康裕之盛年久領名藩之重寄方將躋秩崇階都俞廊廟以仰
答聖天子寵眷之隆未可遽止也姑俟他日功成名就引年以
歸故鄉復與諸君子徜徉于旂山宴樂于止菴倡和之什日新
月盛蓋不止於八景而已也余也惜無長房之術趨廁賓從之
末姑書此爲序以爲繫念之張本云

遜世遺音序

詩關乎世教其來尙矣孔子刪定三百篇以及太師所采上自
宗廟朝廷之雅頌下至里巷之歌謠所以扶植綱常淑正人心
裨益理道其致一也去古既遠風俗日漓詩之爲教愈趨愈下
甚至以之爲談笑諧謔流連光景之具間有傑然而出力以追
復古道爲事雖音節時有不同其於世教無所戾者篇什所傳
歷歷可考也豐城子貞黃先生嘗以詩名當時遺稿曰遜世遺
音其亦士君子之所推重者乎先生生于元季隱居邑之株溪
端莊簡重不事表襮出言操行必以仁義爲準的凝然有古君
子之風凡觸于其目而感于心者一發於詩詞取達意不規規
於藻饋音節冲和雅淡不爲哇淫所載之事率皆日用之常倫
理之正鑿鑿然如菽粟之充飢如布帛之致暖諷之者皆道以
感發興起豈非關於世教而有得於古昔詩人之遺意者乎謂

之遜世遺音者非遠引自潔以爲高蓋亦安於義命以求無所愧怍云耳後於屬纊之際沒而復甦或問有所見否撼首端視答以氣絕目瞑有何所見夷然而逝其浩然正大之氣至死不餒宜其發於歌詠不爲萎蘼之談過於流連光景者遠矣先生嗣子宗載由名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廉潔勤敏朝著所共知嘗於接談之次獲覩先生所與手札亡慮數千言率皆勉其忠君效職敦仁履義與詩所訓大旨皆同宗載克自樹立者詩禮之訓厥有所自余不佞忝辱同年之契閒以詩集徵爲序嗚呼先生遠矣儀矩警欬不可得而接矣撫遺集之僅存興懷賢之深慨故不辭而僭書于首簡以致區區之私且以見夫溫柔敦厚之教不可得而泯也

姑孰葛氏族譜序

淮預典內外制詔勅既具咨白尙寶司奏請寶璽識而後行故自卿以下日相聚處若寮友焉姑孰葛文幹爲尙寶丞契好尤篤爲人英偉特達蒞事詳密與人接和而不流余意其慶祐所積厥有源委未幾辱以家譜徵爲序稽其族系自葛天之後以封國爲氏析居瑯琊漢下邳侯曰盧者讓爵于弟文托南遊江左樂丹陽地勝民淳遂居焉是爲丹陽始遷之祖也六傳至洪字稚川又自句容徙居姑孰之慈湖得從祖仙翁丹法脩煉葛陽山是爲姑孰之祖也姑孰卽今之太平府漢隸丹陽郡又傳若干世至百戶公丁宋季俶擾避兵城中是後遂爲城中人前數世斷續歷常按此句有誤事實不能悉故推百戶公爲始祖百戶四子長曰正一實文幹高祖定爲一世以至于五世支分派別列而爲圖五世而後倣而書之至於數十百世肇自此始其生

卒歲月娶某氏葬某處詳本支而略旁支者蓋亦蘇文公所謂
 詳所自出之意也次正二正三析居散處勢不可詳正四離俗
 為僧後無所繼姑提其綱以俟參考然而俗好誇詡者力攀附
 以為高文幹寧闕其所不可知而不敢附麗以誣其祖其志定
 識明賢於人遠矣嗟夫人之族屬歷世既久顯晦迭 斯亦常
 理譬猶水之有源其流必長沮遏不行匯而為澤淳蓄既盛引
 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葛氏自下邳而後或仕或仙源源不絕
 中更變故數世以來韜輝弗衍而積善行義日新月盛如澤之
 淳蓋文幹承體襲慶顯揚光大江海委輸甯有既乎余之所計
 信可徵矣雖然圖譜者合族之具也若夫睦族之道必本之以
 忠厚行之以寬恕禮義相先有無相濟不至相視如塗人庶為
 無愧也文幹由進士入官為族人之望宜如何其勉之是為序

安分齋集序

按鄭本忠字
本忠鄆人

余昔承乏外制時四明鄭先生本忠教授秦邸僑居京都與余
 家相去僅數十武以故往來甚數而知其操履尤深先生敦謹
 雅澹不妄言笑言必從容中節祿入不贏日用儉約怡然不以
 介意與人為禮敬恭不少懈然亦未嘗有諂屈之態蓋其德之
 誠于中而著之于力行故其表裏相符終始無間而為輿論之
 所推許者也詎意相與甫六載而先生捐館矣其嗣復言雍言
 皆能世其家學復言由胄監釋褐歷任禮部祠祭郎中雍言由
 進士任行人司副復與余同朝間因休沐之次奉其先君子詩
 文凡十卷題曰安分齋集求序弁其端夫文為載道之器道即
 誠而已文而不誠則與道相戾奚取哉先生之誠形于德行者
 無所愧作由是敷之為文章播之為聲詩皆此誠之流通非若

剽撥鬪靡者之可比也吁誠之所感越境異世彼此同心斯集之傳久而不泯信可必矣况其子際遇聖明寵眷日隆馳恩之命光賁泉壤流芳委祉豈有涯哉余也每會復言雍言慨然嘗興懷賢之念幸得斯集而徧閱之恍若晤語之爲快也故於其請喜而爲之序

記

勤有堂記

余初筮仕時數往來金華山中聞其鄉有隱君子曰杜君子吉脩身勵行孜孜不倦而尤長於鍼灸之術業欲求見而未遑也永樂中承乏內制待詔西清會醫士杜彥達氏問其望族乃子吉甫之嫡孫也旣而彥達以其術受知太宗文皇帝擢授御醫日侍左右因得叩其源委頃因謝疾家居闕別旣久今年春以

事詣闕彥達謁余寓館袖出一卷請曰先祖世承醫業嘗揭勤有二字以自勵日訓及子孫願求一言以張之余思向聞子吉甫力學不倦今觀名堂之義信有徵矣記何可辭夫天有四時運行不息然後成歲功國有四民致勤弗懈然後成德業况醫之爲術民命所繫粵自神農別草木之氣味軒岐發天地之祕蹟是後若長桑和緩倉公扁鵲以至于孫思邈劉河間仲景東垣輩先後相繼更互演繹伊欲闢其門庭窺其闢奧非勤曷以致其力原夫病之所因皆起於七情六淫審證則有標本勝伏診脈則有七表八裏榮衛主乎血氣十二經配乎陰陽又有係絡三百六十有五隧穴六百五十有七伊欲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向非勤以候之精以辨之則處方品劑灼艾行鍼鮮有不戾乎法治而衡決致失者矣今觀杜氏之於是術也子吉甫

既以勤而有得於前彥達復以勤而克承於後然皆一本於忠信篤敬宜其聲譽日張而叩之者日益衆朝廷寵任之隆蓋有由然者矣傳曰惟勤有繼又曰勤則不匱是之謂也於戲積之久者業必盛施之博者報必弘彥達承藉先德駸駸向用進而未已他日推恩之命榮及祖考而垂裕後昆是則勤有之大者也彥達勉乎哉

崇孝堂記

按朱善繼名紹見前

余昔退處鄉邦邑宰何叔雲間嘗談及故族首稱暨陽朱善繼善慶守禮秉義好學不倦子姓亦皆循循雅飭竊識之未之識也今年夏兵部郎中徐孟晞訪余翰林謂曰里人善慶之子熊字惟吉奉親至孝頃因母疾殆甚遍求善醫藥之而病益危羣醫束手退却遂默禱于神割股和藥以進凡再疾良愈邑之搢

紳以惟吉孝誠所感請諸吳門檢討陳公表其堂曰崇孝願斬一言以張之余方展卷濡毫坐客有難之者曰保遺體而不敢毀傷先王之教也樂正子下堂傷足憂數月不釋惟吉加刃遺體不亦可乎余曰不然禮有常有變樂正處常而偶失致謹於起居傷足憂延數月悔不可追也惟吉當母危急之際倉惶瞽眩計無所出苟有人導之以甚難之事亦將圖而為之而况割股之片肉乎經言不敢毀傷重父母之遺體也惟吉割股和藥存厥母于垂亡也重父母之遺體扶持世教之正論韓子之所以斥鄢人也割股存母于垂亡處變而不暇擇其心實有可閔者也然而股肉豈必能愈疾者乎蓋惟吉之心出於迫切之至誠無纖縷疑懼以惑於內誠孝感孚格神明動天地轉禍為福易危就安在俄頃之間夫豈偶然之故哉方今朝廷每賜旌表

蓋亦原其心而不沒其善也郡縣或於惟吉剡而上之將見命書自天而下高大其門閭而父而母益有光矣惟按惟高作雖然孝為百行之原天之經地之義行之一家推之一鄉而準放諸天下四海而準夫然後謂之崇孝惟吉以純雅謹厚之質習聞家庭之訓蓋嘗以古人自期必能致力乎遠者大者垂芳聲於永久又豈一行之善而已乎姑書此為記以釋或人之疑且以復孟晞之請云

三樂軒記

按項佑平陽人永樂癸卯舉人為永興教諭

情愜乎中而暢於外之謂樂然其樂也有係於天者有係於人者有存諸己者係於天其數恒不齊係於人不可強而得存諸己力可勉而至昔孟軻氏論三樂首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則係於天而數不齊者也次言仰不愧俯不作此則存諸己力

之可勉者也終言得天下英材而教育此則係於人不可強其必得者也苟能兼備而無遺其為樂不既盛矣乎橫陽項佑取以名其軒蓋必有以愜乎情而不自知其樂之暢於外者矣佑為邑之著姓父母二親聰明強健眉壽未艾兄弟五人雍穆端謹力於孝友平居安然順適皆無意外之撓佑自邑庠弟子員登名乙科分教丹徒佩仁服義動循軌轍諸生仰承化導多有所造就其樂之在天在人已在已者庶幾兼而有之以之名軒不亦可乎究其所樂皆本乎倫理之懿日用之常其視榮啓期所謂三樂徒以幸得於已者夸詡而自快大有逕庭矣余奉命趨朝道由京口由佑邀余觴酌軒上坐客有議之者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數雖出乎天亦由其積德累慶以和召和之所致吾無間然矣然其所謂俯仰無愧作者必其表裏洞徹終始不

二如顏曾思閔以上斯足以當之項君自信果何如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樂乎已者教而養之俾道有所傳而澤被者遠聖人所願欲莫大於此然猶未可以必得項君豈以一教職擬之以自况乎館下諸生亦或有明睿之材者乎余曰善擬人者于其心不于其迹傳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佑也服逢掖之衣為聖賢之徒修諸己者豈可不以俯仰無愧作自期余所謂力可勉而至者此也孔子嘗云朋自遠來為樂况其據皋比之席處師道之極尊菁莪樂育良足自慰與孟子所云雖有大小之殊其為樂一而已矣苟徒泥其迹而不究其心是猶膠柱鼓琴刻舟求劍未足以盡觀人之道也客唯唯而退余遂援筆書為三樂軒記

松雪軒記

按麗水縣志人物周原慶永樂間由人材授程鄉知縣歷浦城江甯二縣蓋即此

閩之浦城邑宰周永新氏括之麗水人居居旁近多名山山多古松天寒歲晏積雪彌布玩而悅之因名其讀書之所曰松雪其出而仕也浦城山邑松雪之趣尤勝故軒扁亦仍其舊間以職事赴京謁余候朝之館徵文為記余詰之曰天壤之間卉木不一風晴雨露各有其態子惟松雪是好何居永新曰羣木當春生夏長之時森然並立孰為堅貞孰為柔脆曷從而辯之哉及夫歲聿云暮百卉具腓而松也挺然於搖落之中堅貞之操於斯可見物之清且白者無逾於雪羣陰凝沍雨雪霏霏頑枝惟木被之而色渝朽甲枯株蒙之而披靡而松之勁氣稜然愈厲既而積雪凝綴於柯葉之上貞白合德而並美清華發越交輝迭暎締觀審視有契于心此軒之所以名也願先生惠教之余曰人之嗜好不同由其人品高下之不一永新之所嗜不物

其物而以德視其物則物爲我之資而無喪志之惑矣昔陶元亮詠東園古松有曰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至欲提壺以撫寒柯豈非德視夫物者乎永新與元亮所處之時雖殊所存之心則同其於操履蓋必求致其實庶爲無媿也操履之道奈何貞白二者而已貞則正固而不遷白則純潔而不汗正固不遷則終始如一純潔不汗則表裏洞徹由是而施於有政則令行事集而民無不服矣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俾之常存乎目而有警于中也松雪名軒是卽盤孟几杖著銘之義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永新其勉乎哉

夢椿堂記

栝之武衛指揮使牛公愛弟庭器淳篤雅飭事親以孝聞其先翁浙江都指揮沒已久庭器思慕之誠無間頃刻精神感通常

形諸夢寐竊恐此心或怠也爰揭夢椿二字於燕堂之室以自省焉因余泊舟好溪徵言以記之周禮占夢有六曰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庭器思親不忘至形諸夜寐之間是卽所謂思夢者也思而得其正豈不謂之正夢者歟夢厥父而曰夢椿者莊周謂古有大椿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木之有壽莫椿若也故孝子祝父之壽必以椿爲期庭器揭扁于堂不敢斥言其父故謂之夢椿云耳吾想其夢之所感承顏接辭婉容愉色無異趨庭之日設席張筵奉觴進爵宛如獻壽之時和氣同流上下胥慶斑斕五采光昭左右雖夢遊鈞天華胥不足以喻其樂及其覺而求之於恍惚杳冥之中儀容雖存乎目其聲音咲語不可得而接也其承事之勤無所寓而展其所施也其徬徨痛苦恍若初終之迫切也此情此境蓋有不可勝言者宜其

不能自己而復揭扁于居室也庭器之孝可謂至矣乎雖然夢之所形思之所著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反身之道奈何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庭器讀書明理謹身礪行其於二者常致其思焉將見德日以榮業日以廣他日進用于朝以展布其才猷顯親揚名足以遂生平之願是則孝之大者又豈特形諸夢兆之間而已哉庭器之伯兄掌戎事于名郡莊以將已嚴以蒞下和以處衆不獨惠及於行伍而餘澤均被於民庶蓋其於思貽之道可謂善矣塤唱箎應共濟厥美是宜都衛公之休光遺烈久而愈盛一門之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媿於倫理之懿良可羨也遂書以爲記

保寧堂記

永嘉徐永祥氏余鄉友也永樂初年以名醫徵至京從事太醫院闢室於市居善藥以應人之求揭其扁曰保寧用以自勵也間謁余請記余惟洪範五福康寧居三蓋以人雖壽而且富非身安不能保而享之是則康寧尤爲福之要者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慮民之札瘥天遏以傷其生於是品嘗藥味辨其涼溫參究陰陽設爲論難原其勝伏以節宣之養其中和之氣全其本然之天所以保民之生而躋夫康寧之域功用所被大矣哉自時厥後賢達繼作推明是理更互衍繹伊欲業醫者知夫保寧之爲難而不敢冒昧衒世以誤人也永祥之爲醫也而以保寧揭于堂之楣其可謂有志之士矣蓋必遠法乎聖賢以究其立言之秘要明夫七情六淫之所因審夫七表八裏之脈證察時審候應病而施勿昵於已母惑於人求全夫保寧

之實效庶乎其可也其在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品第亦以保寧為驗永祥執業趨事不可與常醫等其治療必以十全為期苟或十而失四斯為下矣余知永祥有素為人坦率而易立心處事恒而不變人以病告無間貧富戚疏亦無間蚤夜懍懍往視或投劑或鍼或灸多致效其庶幾十全者乎病良已報不報未嘗介意其為宋清之流亞者乎人之壽夭雖繫乎天而永祥保寧之心靡有懈怠以戾夫聖賢利濟之常經視夫冒昧衍世以要賄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又聞記禮者謂醫必三世為良永祥承藉先業厥有源委又有二子曰孟欽孟鎬善承父志他日保寧之堂益有光矣是為記

天竺大普福講寺重建四天王殿記

杭之勝麗在西湖之上重岡疊巘風氣蟠結者皆為浮屠氏所據寺之次天竺為甲刹而普福與天竺並演天台教觀居湖之濔門臨九里松徑經其門者必入寺致禮而後他往以故檀信皈依為尤眾寺剏始于咸淳燬于元季永樂庚寅古盤銘以興復為已任佛殿門廡法堂文室以至庫庖漏煥無一新古盤謝事退處正謨訓中來補其處圖完未滿而先其所急遂勞力殫慮捐衣資募眾緣構四天王殿若干楹埏土肖像威儀有嚴瓴甃圯墁纘壯礪密經始於洪熙乙巳越九載而訖工佐其役者座下比丘宗繼幹緣居士錢覺明慶贊禮成乞文刻石用示將來嘗觀佛書有云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所居宮殿即六欲界之初天其號曰多聞持國增長廣目王乎四方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浮提流通佛法令無留難亦護國王

及其人民除其患難悉令安隱即此而觀則佛刹建殿以奉天
 王信不可後也况夫像教之傳假像以表法如來中居表衆生
 大覺之心曼殊乘獅子表大智而降噴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
 制貪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
 而道存四天王殿處乎佛刹中門像設莊嚴各執其物蓋亦有
 所表于以伏魔而鎮邪于以決癡而破暗履其闕而瞻仰之者
 必起敬畏之心而消其我慢之惑其功豈少哉禮以捍災禦患
 則祀之天王既能衛助法輪而又能護國除患是亦典禮所當
 祀者佛乘真諦俗諦並舉而不廢宜乎訓中切切以是爲先務
 也訓中族出樵李蔣氏契心印于左善世存翁爲叢林上首嘗
 被召至海印寺校讎藏典正席普福堅持禁戒表率徒衆既創
 天王殿又視規制所宜有者將次第成之必使湖山增煥而後
 已余嘉其勤既書以爲記復舉天王之威神而爲之偈俾承事
 之者不忘信向云偈曰

惟王居四天具足神通力降伏諸魔魅護符正法輪惟佛運慈
 悲偏覆三千界王亦隨所住訶衛靡不周護國兼庇民悉令遂
 安隱應感無違者一念之所形寶構奠湖山金碧照林谷莊嚴
 妙覺地慧力巨長存利益諸有情咸得如所欲此則何以故法
 海本圓融弘誓如海深功德不思議見前承事者勿退爍迦心

竹雪書房記

按戴進字文進錢塘人善畫
 楊文敏榮有題竹雪書房詩

宣德丁未余謝病南歸憩武林驛邑之士者戴文進氏來謁其
 貌溫如其言恂如進退威儀動循矩度知其爲有守之君子也
 舟楫既具惜無一語以張之明年冬余友翰林侍講蔣君良夫
 馳書山中謂余曰文進家居時值竹甚茂冬雪彌布柯葉玩而

悅之因表其讀書之室曰竹雪今以繪事徵至北京僑居闔闔
扁仍其舊或疑其過實願假一言以釋之余惟四時代謝景物
各異人之好樂每視其志尙何如耳當夫青陽肇序草木敷榮
穠李芳桃牡丹芍藥爭妍競麗於和風煦日之中時流少年沈
酣宴賞雕鞍繡轂交相馳逐以快一時之志比比然也而文進
獨於玄冬疑冱之時惟竹與雪是好厥故何哉蓋其志尙在於
清潔而竹雪適有契焉者故狎而玩之不忘於心目而又以之
名諸書室也然而竹也虚心勁節貫四時而不改何獨於冬
而後見其清涓涓流泉非不潔也何獨取於雪殊不知竹於搖
落之中翹然特立不受挫抑而清氣愈肅馮夷鼓怒急雪交集
上下一色光瑩無瑕天下之潔莫能加之又豈泉流之可並哉
若夫二物之交輝迭映也竹得雪而益清雪得竹而益潔彼此

相資猶人之清者必潔而潔者必清又不可歧而二也由是觀
之則文進不徒言運之可尙其襟懷抱負概可想見過於時流
少年遠矣余屏處山菴嘗於雪夜宴坐竹窗之內澄慮凝神冥
觀反視竹之所以爲竹雪之所以爲雪渾然具於吾心更不知
何者爲清何者爲潔先正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者融會流通
至微至妙莫能形諸言說然亦不可言也文進所見抑亦與余
有同然否乎至若僑寓雪雖甚盛竹非所宜而齋扁如故識不
忘也昔周元公倅南康卽匡廬之溪加以濂溪之名蘇文忠客
陽羨改獨山爲蜀山事不忘乎舊厚之道也何嫌之有此皆余
之臆說因復書蔣君以訊之苟以爲然請識諸壁

承志堂記

宣德初元時維仲春休沐之暇有儒一生修容振衣介余鄉人

鄭士新望拜階卮間進而言曰鯁生張琦鼓篋胄監有年矣竊聞大人先生德厚氣和雅好獎掖後進敢冒昧奉謁家有祀先之堂曰承志願蘄一言以啓發愚蒙謹敘述世系及堂之廢興以請惟惠教之不勝至幸余觀其詞婉而貌莊進退動循矩度知爲好學君子也寧蘄一言以沮抑其志乎遂摭所述序而記之琦之先曰天民者家青齊間仕宋武功大夫團練使扈蹕南渡卒贈鎮東將軍節度使副統兵其子孫占籍會稽卜居新昌縣西嗑山居峯下歷幾世至琦之高祖行振一以禮經中丁卯科解魁元季俶擾合宇燬于兵燹祀先之具及鎮東誥勅悉爲煨燼曾祖初十府君力不能興復又不忍分析遺命後嗣子孫勉力以圖之琦之從兄定仁國朝禮部主事有志未就而卒母弟浦力勤務本家業頗振顧瞻廢址慨然興懷致書質諸兄厥

謀允協是墾是闢鳩工庀材肇建祠堂若干楹中爲四龕以供祀事鄉之先生長者嘉其不忘祖命揭其楣曰承志云予惟孝道之大莫先於繼述然而能盡其道者蓋鮮矣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以授二子三年問之長子伯魯辭不能舉學按學字疑衍而簡已失浦於高祖歷年既久而能遵其治命興復舊業可謂善繼善述而賢於伯魯遠矣世之恒情營居室者必先規創華堂廣廈煨室涼館以爲宴遊之所而浦則汲汲焉以祠堂爲先務可謂知所本矣苟以是存心神其不享者乎琦乃不隱難弟之善謁余求文以彰厥美以垂訓後人俾守而勿失是皆可書也若夫脩身慎行思貽令名斯則承志之尤大者琦也浦也尙其勉乎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將驗之於後焉是爲記

湘江雨意圖記

按夏景字仲昭崑山人起家書舍人累進大常寺卿善書畫尤工竹石明史文苑

有傳吳升大觀錄尙存此湘江風雨竹圖而此集兩作朱仲昭不知何故

墨竹不知何所始昔壽亭侯關羽嘗畫竹柯葉分布成字列石
陝右墨本人爭取之以供酒玩至宋畫者日盛而以文洋州爲
稱首蘇長公記其質管偃竹謂與可嘗云必先得成竹於胸中
振筆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吁洋州殆亦超入神品者矣
厥後一派近在彭城則蘇之與文豈相遠哉武林戴文進酷好
竹且善繪事多從儒者游倚居金臺竹非所宜文進思之不置
如與君子之闊別也間求禮部郎中黃養正中書舍人朱景仲
昭暨相知士友畫兩竹數幅合而名之曰湘江雨意聊以慰所
思觀其潑墨運思各極其趣而不踰尋丈而湘水浩渺烟雲微
茫宛在目睫間品格造詣優入奇妙但不知曾得壽亭洋州之
法否歟然植物之清者莫竹若也宜風宜晴宜雨宜雪各有其

態文進取於雨竹者蓋適然耳非厭彼而悅此也他日鼓柁湘
流聽雨聲於篷底發逸思於奇懷尙當與文進賦之姑書此以

爲記 按大觀錄夏景湘江風雨竹題識係正統元年事

題跋

題楊少傅曾祖待制公墓碑刻本後

宣德甲寅八月朔少傅廬陵楊公士奇與淮同齋宿翰林朝房
語次出示其先曾祖墓碑銘元翰林承旨歐陽楚公製文并書
展卷莊誦肅然起敬越數日公以重刻墨本命題其後觀公自
識數語知楚公親書者失而復得世之至寶神物呵護理固宜
然豐城之劍深埋草莽而紅光紫氣上射斗牛雷煥發而得之
况夫待制公之忠誠大義貫金石達幽明甘棠惠政去思不泯
楚公雄文華染妙絕後先輝映日月夫豈淪沒所能韜晦者哉

淮又聞德之厚者報必隆待制公位不滿其素蘊天非嗇之也將使之儲休毓慶以啓迪夫胤祚也厥今少傅際遇重熙累洽之運侍聖天子訐謨廟堂一德靡懈推恩贈及三代秩皆一品嗚呼天之報施亦云至矣然其銘志失之既久少傅求而得之抑亦祖宗之靈預發其兆式彰今日克昌之應也歟

書宣聖七十二子像贊刻本卷後

按文內聖及七十二賢上疑脫宣字

宋高宗南渡時以李公麟所畫聖及七十二賢像贊而書之刻石于臨安學宮今禮部尙書潔菴胡公愛弟克恭近得墨本裝緝成帙徵言于淮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聖人之儀容與天地合德而同體羣弟子受學于洙泗之間炳若日星之森列千百世之下仰而思之其當時氣象概可想見然必圖像贊頌而又刻之於石蓋以求之天道之玄遠孰若徵諸人事之

昭著使夫人卽圖與贊誦而覽之不啻親炙左右肅然起敬以興起其好德尙友之心其垂惠後學者至矣昔蘇洵於張方平畫像猶曰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而况於宣聖之師弟子者乎舊有秦檜跋先儒嘗斥其惡而未有決去之者今都御史海虞吳公奮義理之勇命石工磨滅以削其穢跡仍著其所以去之之意嗚呼吳公之傑然卓識允合至公其立朝大節表表偉偉卽此可見克恭之尊崇向慕好學不倦亦可嘉也故不敢以蕪陋辭僭書于末簡以答其請云

按都御史海虞吳公名訥字敏德

題西湖景手卷

杭之西湖佳麗民俗華靡莫盛於宋集天下之善于繪事者置諸畫院俾各效其所長亦莫盛于宋是圖畫西湖景物委曲周至濡毫灑墨繁而不亂朴而有章蓋亦院人之遺跡者歟古稱

畫為無聲之詩詩為有聲之畫當時名公若梅蘇輩遊宦是郡公暇則泛舟湖山之間形容贊美至以西子之淡粧濃抹為喻其華麗為何如哉時異事殊固由乎人而西湖清淑之氣不減於舊晴窗淨几展卷披閱則昔人之賦詠宛在目睫間歷歷可徵是亦不可謂無助也故侍郎蔣公之後子珪持以求題驛舟告其姑言其略

題少保東萊黃公訓儀後

按黃福字如錫昌邑人英宗即位加少保

昔在洪武中淮承乏外制今少東保萊黃公自衛幕上言時政太祖高皇帝嘉其言之直切超拜工部侍郎公益加敬慎略無矜遽之色淮挹其高誼而限於職事迹雖未甚狎而情則相傾是後數載間離合不一公之名益彰而位益崇蓋由其積行之所致也洪熙之秋車駕率師討逆公承制侍親王留守淮亦叨

備班列且夕供事內庭必與公俱向之傾企者孚契而莫逆公之處心秉節侃侃然有韓富諸大臣之風退與士友談論溫如春風之披拂潤如甘雨之沾濡淮竊自媿以為莫能及而公則不予鄙也公之再鎮交趾也命其少子琮肄業于應天府學仍手書教儀七條以訓諭之其言皆日用之常推之以應事接物其本不外是矣公之教子可謂言簡而旨遠者乎昔竇禹鈞善行裕于躬儉素行于家而又能以義方教其子厥後五子八孫皆致位通顯名垂後裔公之德望過於竇鈞遠甚而義方之教又章章若是琮其可不知所務乎余雖未嘗與琮接見觀詹事王君敘其處己大略信吾宗之佳子弟也茲以訓儀裝成卷帙謁言執友是善於求益者其與趙之無恤能佩服父訓無以異矣尚何患其不與禹鈞子孫方駕於後先者乎淮聞公多胤嗣

崑岡之璞多美質鄧林之木無棄材豈獨琮為然第以拙疾侵尋退伏田里未獲申敘舊好姑識末簡以致忻慶之私云耳

跋趙駙馬家藏三帖

趙松雪行書千文

趙文敏公行書千文最多僕往來浙東西閱於士人家何翅廿餘本而此本尤為精妙過庭書譜謂溫之以妍潤和之以閒雅今觀此帖之妍潤也如良玉之新琢其閒雅也如端人正士垂紳秉笏從容于禮法之場周還折還動中規矩使人敬而愛之世稱禊帖為古今真行之祖文敏用筆精妙處亦多自禊帖中來也拜觀之次豈勝欣羨

趙松雪書杭州翔鸞寺記墨蹟

杭多大刹若天竺靈隱淨慈人皆知之而翔鸞不次於甲乙託

是記而名始顯記之傳則又託文敏公之書而尤重文字之有益於人也其可少哉文敏書此記時歲行已迫桑榆筆法尤為蒼老而勁氣稜然橫發向非神完守固不與時移易者其能然乎寺在北闕僕往來津度處南還之日尙當追訪故址而究石刻之存否也

趙松雪少年書杜甫秋興四首

右杜甫秋興四首評者謂是趙松雪少年所書正猶渥注出水之駒逸態未形而骨格已具須假九方皋之目觀之庶或可得也篇中有三字與刻本不同亥豕之辨姑置勿論後重題數字蒼然之氣老而愈勁精妙入神風采自著斯為可寶想當落筆時寧不為之一嘅耶

跋柴侍郎家藏三帖

按柴車字叔興錢塘人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

僕之遠祖文節公運筆行墨圓渾如琢玉而精神風采自溢於筆鋒之外此其所以爲難也家藏有秋江賦雄偉傑出惜其首尾不全此帖字雖差小而文完無缺翩然有飛動之態尤爲可愛各宜慎寶以供清玩也或欲互易傳觀未審雅意何如

定武蘭亭

右定武蘭亭宋俞松壽翁家舊物手裝于景歐堂以遺其友劉后村者也賈秋壑題識云家藏定武最妙者乃清閼堂本亦壽翁珍秘與后村無異嘗手摹命善工刊刻而不言其姓名蓋所謂善工者實婺人王用和帖成後特補勇爵以酬其勞賈之好事若此今后村本歸之侍郎柴君而清閼本又不知存沒何如也物之遇不遇蓋亦有數乎哉

虞文靖公與姚師德詩文

金退直之暇過柴君叔輿官舍出示元奎章學士虞公贈姚師德詩并引文章老成無庸贊美其字則日晷後所書者也或謂嘗以界尺爲準依據以行筆豈其然耶今觀點畫雖若模糊其蒼然清逸之氣浮動於目睫間使人歛衽起敬向非造詣精熟其能然乎叔輿寶之

跋范啓東家藏范忠宣麥舟圖

古之爲人子者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著之經傳宋范忠宣麥舟事或以是疑之殊不知士君子撫世酬物見義勇爲斯爲當理况夫子之事父養志爲先志之所安奉以周旋范氏父慈子孝上下同心靡有間言觀其反命之際一語脗契若合符節所以悅親之心者爲何如哉苟或執經忘權是猶膠柱鼓瑟刻舟求

劍失愈遠矣然此事大率與汲黯發粟賑飢相類蓋君臣父子本同一體移孝爲忠必來取法孰曰不然

書宋贈太師惠國何公家訓及自撰墓銘後

易家人卦初九閑有家悔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蓋家道主恩易至於縱弛初九以剛明之才閑之於始則免於悔吝然要其所本必反求諸己故終以誠信威嚴則獲吉也若東陽惠國何公可謂剛明而得保家之道矣觀其所著家訓凡十四則首言讀書力學而本於孝弟忠信庶務末節各舉其要豈非所謂閑有家者乎及觀其自製墓銘實而不夸正而不褻簡夷曠達超出人表則其誠信威嚴又何如哉訓二千餘字前六行意公手筆點畫雖若糊塗其蒼然勁氣溢乎筆鋒之外是後必其手困力疲口授代染亦皆纏纏有條斂衽莊誦肅然起敬但首尾不

著年月其書在日嘗之後或於屬續之際皆不可知苟迫於屬續則尤爲甚難昔陶靖節臨沒著祭挽二篇先儒謂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箦之語踵之者惟靖節一人而已愚亦謂自靖節後若惠公者殆不多見嗚呼賢乎公之嗣續世世相承守而弗失今七世孫曰士英者仕至兩淮鹽運使益加裝緝博求公卿大夫題識以廣其傳士英溫厚雅飭達於政體爲輿論所推流芳委祉蓋未艾也

謹書仁廟御書賜主事馮敏名後

聖天子握符御曆以爲億兆之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俾夫人率由夫大中至正之道而同躋仁壽之域况夫六卿庶僚奔走供事於殿庭之間者哉禮部儀制主事馮敏江右人發迹進士資稟溫淳其名則欽承仁宗皇帝御書所賜者也臣准捧誦

再三不勝感愴伏思仁皇昔在春宮監國蓋常日侍左右仰聆德音聽政之暇與廷臣參議機務引古援今提撕訓戒必本於道德仁義及夫尊臨大統益隆治化以答天眷以淑人心詔令手勅多親御翰墨片文隻字皆為後世法敏所被宸翰雖止於一語終身用之有不可窮者敏之榮幸何其至哉古之聖王嘗以天球琬琰為至寶國有大禮則陳於東西序伏覩奎文炳煥輝耀穹壤蓋與龜書馬圖同一天機之呈露天球琬琰豈可並論哉嗚呼鼎湖日遠弓劍空存攀戀莫從懷恩罔極技淚濡毫識于末簡俾歸而藏之以垂示永久若夫敏之為義具載經傳茲不復贅

跋金脩撰家藏悅生堂禊帖

宋賈秋壑得俞松清閼堂所藏禊帖實定武佳本復加恭校摹

勒于揚州所致美石命浙工日刻一字踰年乃成寘于悅生堂中拓以北簾紙廷圭墨衆美兼至秋壑自謂書馭或得一二驚于士者不辨真贋率得重價豈其然耶此本乃悅生舊物經諸名公鑒定誠可寶也

跋蔣廷暉郎中家藏元李黼詩墨蹟

按蔣暉字廷暉錢唐人精楷法永樂中以

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

詩者志之所形故觀于詩可以知其人元贈隴西郡公李黼秉節死義著于國史彰彰然不可尚矣今觀其所遺送友近體詩僅止五十六字而其侃然正大之氣溢于言表字畫蒼古如端人雅士觀之歛衽起敬世人多尚夸辭麗語珍圖寶玩爭先競取而錢塘蔣按原本作朱誤據下子澂氏間於人家弊楮得公遺詩如獲拱璧且裝潢以示子孫其志可見矣厥子廷暉仕為

郎中侍書持己甚嚴良有以哉

書桃林羅氏族譜後

按羅汝敬名肅以字行吉水人

永樂甲申大比天下貢士余忝校文吉水羅汝敬氏翹然在選既而獲與二十八宿之列讀書內閣歷仕翰林侍講朝夕獲與聚處聆其論議侃然一出於正又得瞻拜尊翁蒙泉先生於官舍偉貌脩髯襟抱曠達清談縷縷不以新知而有所沮抑觀其父子之德之量固知其傳序信有源委矣未幾汝敬以家譜見示自南康軍判官而下凡若干世皆以儒業相承世澤覃被益久益隆是宜胤祚之賢襲慶揚休橋梓輝映使人一見而即加敬愛也先儒有曰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羅氏既有以開之於先而汝敬又能昌大其後矣嗣茲以往子孫孫子皆能以汝敬之亢其宗者更相致勉以求無愧於斯譜庶

乎其可也不然則譜為虛器而敦族厚本之道果安在焉慎之哉

跋衛以嘉中書家藏趙文敏公墨蹟

按衛靖字以嘉崑山人洪熙中以能書授

中書舍人

趙文敏公作字多用正鋒間出側鋒以取妍故其圓勁適逸如良玉就琢溫潤而栗然觀此卷歸去來辭尤為精詣蓋其中年所書者乎夫以松雪之書法妙絕當世柴桑之清節照映古今而歸去來為兩晉文章之冠誠可謂三絕者矣今為中書舍人衛以嘉文房珍玩尚當什襲秘藏慎毋為染指垂涎者之所奪也

書黃侍郎尊翁子貞先生遺子書札後

按黃侍郎宗載一名屋字厚夫豐城人

僕試進士忝與宗兄宗載為同年友僕授中書舍人而宗載為行人朝夕相聚處見其言有典則動循矩度節峻而氣和意其家學源委厥有自來非躡等驟進者之可及也既而宗載以先君子子貞先生所與手簡裝緝成什示僕于官舍歛衽莊誦至再至三不覺暢然有警于中也父之教子人孰無之然而先生之所以教其子者仁義忠信藹然形于筆札率本於聖賢之緒餘讀之皆足以感發而興起况其為子者乎宗載敬恭奉持不敢怠忽歷官至吏部侍郎英聲茂著人無間言皆由于家學之有自也嗚呼照乘之珠截肪之玉世以為寶穴深絕險取之不憚其危萬金連城鬻之不計其直先生往矣而手澤僅存穴深絕險不可得萬金連城不可致豈不誠為黃氏家藏之至寶乎况夫寶珠玉者足以蠱惑其心志以先訓為寶足以啓迪其善行損益相去固懸絕矣後嗣子孫當世守勿失必求如侍郎公之無所愧怍庶於茲訓久而愈光焉

題孟益黃先生詩卷後

余休沐之暇中書舍人黃振中來謁出示其先君子孟益先生所作詩一卷其古體遠追漢魏近體取法盛唐遣辭命意綽有古作者之風致且聞先生在洪武中用薦采按疑除字之誤會同臨海兩邑壽僅至三十三而卒少年賦咏及宦途歷涉著詩藁多所存殆什一耳何其用心之勤也昔李長吉七歲賦高軒過語即驚人自後窮思隱索必求其工母恐其致疾嘗戒止之卒時纔二十有七先生刻志於詩而壽不延豈非苦思之為害而與長吉無異抑其命之脩短有不可易者乎况其仕也歷兩劇縣治効著聞其持心致慮又有甚於作詩者焉雖然先生既遠而善

政在人與其詩之存於篇什歷世不泯視彼逐逐與草木同腐者大相懸絕矣振宗請識于卷末遂書之

跋羅御史玉堂翰墨卷

按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給侍中
誦爲吏仁宗嗣位召入爲御史

右玉堂翰墨一卷監察御史羅用實按原作實據明史本傳改氏謁求翰林諸名公暨其士友詩詞書畫以爲文房秘玩展卷審觀珠玉璀璨炫然奪目可謂盛矣淮伏惟我朝稽古右文登用儒雅布列館閣以黼黻治平粵自永樂以來復簡拔名進士及四方以書法著聲者萃于館下厚其廩餼給以書籍筆札俾益習其所已能以故斯文日益隆盛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此之謂也用實何幸身逢聖明在上朝廷清寧臣僚熙洽得與諸儒相聚處日以文字爲樂一何幸歟是則茲卷不徒爲當時之美觀百世之下覽之者亦將有所興起云

書夢吟堂卷後

右夢吟堂詩文若干篇翰苑名公暨諸士友爲永嘉謝君庭循作也庭循與余居同里少小相與聚處遊樂見其溫和簡重迥出流輩意其他日必按有缺文比壯以藝事徵至京歷事三朝今上

皇帝寵眷益隆爵以美官賚予蕃庶余之所料庶乎有徵矣所謂夢吟者蓋由其曾祖提舉公追念遠祖康樂夢草之事號曰夢堂乃祖推明其義更曰吟堂其先君子又合而爲一曰夢吟庭循僑居寓館仍其舊扁以致景仰不忘之意夫人之脩德行己莫重於天倫而致樂以自適亦無踰於天倫康樂公篤愛從弟惠連至形諸夢寐天倫之樂藹然可見庭循乃祖乃父紹美先德歷世相承其於天倫可謂知所重矣視夫閱牆紛臂及伯魯之簡亡之於旦夕者大相懸絕宜乎諸君子喜談樂道形諸

著述玉振金春詞嚴義正誠有關於世教者矣向在南京時庭循多暇日數相過談詩間出奇語清新婉麗每爲之擊節昔評詩者謂康樂如出水芙蓉庭循殆亦守其家法者歟春草池塘燈窗夜雨篇什之富日新月盛尙期有以惠教乎哉

銘誌

故封承德郎工部屯田主事李公墓碣銘

公諱文輝字孟輝姓李氏其先鎮江人曾祖號春谷居士祖諱華甫元至正間以律學辟爲海道從事徙居蘇之長洲妣張氏父彥傑有隱德妣曹氏公生而聰敏當元季擾攘志于學而弗克終其業兵燹相仍資產日益落內附後公年甫弱冠奮志殫力經營締構以樹立門戶然於非義之財一毫不妄取其玩好無益之娛不涉于目積贏歛餘克底殷裕而澹泊謙慎不戾於

初志見善如嗜膾炙鄉有不平事折之以理或敦諭以釋其忿故人多稱其直而懷其惠常自謂平生不敢爲惡嗣世子孫必有以承吾志者遂遣次子義入邑庠從明師力學義果能自勉登永樂乙未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洪熙初元朝廷嘉惠廷臣凡歷任年久才稱其官者錫以誥勅榮其身以及其親公拜推恩之命峨冠博帶優游里閭人皆謂積善之報越七年喪其長子公哀痛成疾而卒是爲宣德癸丑十二月十六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己亥八月三十日享壽七十有五配周氏封安人有淑德內助起家子男二長仁卽先卒者次卽義以考最陞刑部郎中女一淑寧同郡朱宗茂其壻也孫男六勉勸勸勸勸勸女一蕙英適同郡張銘曾孫男一德昌女二素真素寧俱幼卜以卒之明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義先期奉事

狀來請銘辭不獲爲之銘曰

行孚州里德所積譬彼農功種斯獲紫鳳銜書昭寵錫六品官
封視子職孫曾繩繩引以翼慶澤覃被曷有極黃山之原崇兆
域我作銘詩勒貞石墓門過者車必式

故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墓誌銘

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以永樂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後幾年
葬于徐州臥龍岡宣德幾年其次子真任浙江都指揮僉事會
予自家居赴京道徑武林謁于驛舍泣拜請曰先君宰木已拱
而墓道之石未有刻辭幸矜而畀之銘庶足以垂示永久辭弗
獲遂按狀序而銘之公諱德字某世爲鳳陽五河縣人父六五
公妣季氏祖以上名號行次莫能記憶公自少有勇力雄偉尙
氣生當元季俶擾民弗寧居伏遇太祖高皇帝起兵剗削暴亂

公知天命有歸遂奮身從戎隸趙丞相某麾下尋充元帥守備
徐州後隸徐丞相達歲丙午從取淮安調守呂梁間通道路仍
守徐州丁未從指揮傅友德征討抵陵子寨獲僞官李匡等以
功陞徐州衛副千戶洪武戊申從征臨清河西務通州克保安
州取紫荆關中山真定三門寨獲僞官同僉張成等及生口輜
重已酉從章國公攻上都全寧錦川等處殺獲甚衆復回徐州
庚戌從李平章攻察罕腦兒上都應昌嵩子站大石崖鐵山老
鴉寨王家營四方平頂寨哈刺忽泄兒峒山等寨所至奮身血
戰總兵稱其驍勇還師上其功賜誥命以獎異之階武略將軍
仍資以綺帛辛亥調北平授世襲誥命復調彭城衛從淮安侯
征迤北略道遘峪拔大崖等處壬子從總兵魏國徐公征沙漠
進至阿魯河等處復從征永平山後追萬兒不花進略灰山往

全寧孤山等處傳檄招降餘寇丁卯從宋國公征大寧進逼哈刺哈黑松林等處總兵嘉其能奏諸朝賜白金文綺己巳從趙都督征迤北庚午隨侍親王及總兵穎國公北征上都直抵擒胡追捕乃兒不花旋師征寧夏辛未復從穎國公征沙漠追遼王軍馬略黑山至元都河等處師還而年已老屢從征討被傷成疾請于朝以冢子祥代領其任未幾朝廷以其年雖老而才略未耗復起赴京調征山西太原府叛寇統領新集部伍往宣城屯田歲餘致事回北平後以奉天靖難守城有功陞指揮僉事得微疾卒于官距生之年元 庚午 月 日享壽七十有四配姚氏內助起家後公十七年卒是爲永樂庚子十二月二十四也享壽八十有四子男若干長卽祥積勞陞指揮同知次真卽求銘者初在北平時以舍人選調從征奉寶扈駕先

驅屢建奇功事定擢任世襲指揮使調臨山衛才能茂著故復有都指揮之命孫男若干葬祔祖塋之次禮也嗚呼公以鄉之齊民際會真主興王之運東征西討克樹勳業享有爵祿爰及子孫可謂偉丈夫者矣是宜銘銘曰

有偉張公果毅驍雄際會風雲仗劍從戎旣協我旅惟將所使左翦右屠前披後距轉戰慕北直擣陰山鐵騎長驅血刃流丹將曰爾能士服其勇金帛煌煌榮膺天寵事定論功祿位日隆鳳誥褒嘉傳序無窮年邁力衰求致厥事我職我祿承之冢嗣息肩弛勞優游家庭酌彼兕觥濯我塵纓遴選才賢休致復起募兵屯田于晉之鄙尋卽東歸憩于北平靖難興師居守効誠國事旣安再超顯秩胡不少留溘爾淪沒悠悠楚甸鬱鬱佳城生氣凜然祔于先塋仲子瑰傑積功實蕃發迹臨山扞禦大藩

俯念慶源先德莫報琢石刻銘樹于墓道樵牧有禁勿踐荆榛以妥以安以福後昆

靈隱正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闇字正菴別號休牧叟族姓聞世居武林鎮海樓之通衢祖諱某家居脩梵行持齋甚嚴僧過其門卽設齋供延食之未嘗有厭倦色父諱某母朱氏夢異僧僦居而娠生而秀朗在襁褓中坐必跏趺見佛像合掌頂禮皆不教而能試授以佛經過日成誦十歲力求出家父母以夢之所徵許之往依鳳山古巖洞瑞曇祥公習禪學歷三載無所得奮然高舉遍參善知識至嘉禾語溪遇璞翁圭公心有所契禮以爲師祝髮受具戒侍左右十餘年辭去聽天台止觀諸部於集慶方舟會中洪武初大啓無遮法會於蔣山師在班列道譽日隆衆舉任長渚仁壽

依竹菴涓公於真寂尋卽結菴習靜于包山之陽久之復赴參幻隱公於靈隱分坐說法蒞衆有儀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輩者悉加讚歎洪武丁卯出世南湖慧雲禪寺遂爲幻隱嫡嗣妙喜六世孫也越三寒暑退居舊隱鍾山遜中謙公延師赴京爲叢林儀矩僧錄司以金華雙林法席久虛欲得人以振起之左講經圓菴頂公集衆議以師名上奏召見承顧問對揚稱旨奉勅爲雙林住持僅逾四載退處江浙萬壽足不蹈闔外之塵者殆將一紀永樂丙戌幻居戒公以杭之僧司缺副綱強起之趣赴銓曹受任未幾朝廷以天下度僧濫溢剃度師例發五臺輸役師用是亦在遣中旣而復徙保定跋涉道途艱辛備至師處之恬然無戚容人或唁之師俛首答曰業緣自有定數尋蒙恩宥復故業衆皆歎服師之慧力明固不爲利害所撓也靈隱爲

五山之望非才行兼備者不足以厭服之秉教者僉謂師爲宗門宿德力挽補其處時年已向耄勉留六載退處幻隱之東院自是益屏世緣杜絕外交本源一念凝然湛寂以待化期之至也師生平濟人利物溫厚慈慰常行方便聞人過惡委曲掩蔽不忍宣露法門偈頌多所啓發遊戲如幻著於外學亦皆可觀至於策鈍警頑顯示密規機鋒峭厲一經鑪鞴皆成法器入室得法弟子見住徑山菴淨手度弟子杭之副綱淨慈住持覺菴妙皆爲上首宗派流通蓋未文也師生於元 辛巳二月二十日示寂於某年某月某日世壽若干僧臘若干越 日依梵法闍維收餘燼舍利瘞于某山覺菴述其顛末不遠千里馳書求銘余嘉其不忘酬恩之念遂序而銘之銘曰

佛氏之學多假夙緣直趨法海如水有源繫母方娠神僧協夢

生而悟解徵諸言動從師參扣弗憚勞動圓明獨露心卽斯存屢建法幢開示來學方便攝調慧燈相續浮露聚散何去何留白塔告成屹然茲丘我述銘詩弘昭應迹滅而不滅非言可得

故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吳公神道碑銘

宣德乙卯夏淮歸自京師道經武林浙江僉都指揮事吳凱訪于驛邸泣拜請曰先將軍棄諸孤廿餘年墓木已拱而神道之石未立敢乞銘於下執事使其功烈不遂湮沒幸莫大焉淮嘉其誠篤而有禮不敢固辭按狀公諱庸姓吳氏世家太平之采石鎮祖行尙四世其諱父諱進當元季倣擾擇所宜歸伏遇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披甲仗劍詣軍門請自効充帳前先鋒從大將攻城克敵屢建奇功事定論功授職命長百夫于蘇州尋調鳳陽興武衛擢其子讀書于國學時公方垂髻凝重穎敏

流輩多事游惰公獨奮然自勵經史過目成誦且通曉大義祭酒司業咸加器重謂他日必能致遠以光先業既而襲父職調燕山左護衛事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從征沙漠賈勇先驅威聲漸振尋遇靖難興師皆被拔擢從征懷來進攻盧兒嶺克雄縣漢州攻圍真定陞副千戶從攻大寧剗鄭村塢陞指揮僉事復從師破廣昌擣蔚州大戰白溝進逼濟南城陞指揮同知大戰夾河藁城尋破西水寨復將命往黃頭等寨諭降指揮劉子謙等七千人陞指揮使從征東阿東平汶上等處陞都指揮僉事大戰小河齊眉山靈壁全勝公之應敵也衝冒矢石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或揚戈躍馬出陣挑戰勇氣愈厲以故多獲奇功從師渡淮承命提兵取揚州鼓譟將登陴衆懼全城歸附既而協取高郵亦如之遂招集戰艦一千五百艘濟師渡大江厥功尤

偉陞都指揮同知屯兵守高郵居無何徵至京陞驃騎將軍山東都指揮使復以其忠勇有謀略可託重寄仍命領所陞之職掌金吾左衛事以備宿衛永樂戊子陞僉後軍都督府事往北京總督諸軍授以誥命祖暨父俱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僉事祖母楊氏母鄧氏俱贈夫人配何氏封夫人公蒞政纒纒有條僚宥服其明斷部伍懷其惠利人無間言庚寅奉璽書往德州等處統兵漕運竣事回至淮安以疾卒時十一月二十日也享壽若干子男五長卽凱襲除金吾左衛指揮使以才能聞於是都指揮之命次麟次禎次鈺次讓女三金吾指揮同知蕭旺羽林驍騎二指揮使王剛王玉其壻也孫男九長曰忠女四曾孫男三女三公之卒也上嗟悼久之命禮部遣官賜祭給賻工部遣官造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南京聚寶門外鳳臺南

岡嗚呼公以將家世胄當英妙之年際風雲之會雄姿卓識所向克捷故能上膺隆眷躋秩崇階振耀先業慶垂後裔可謂偉丈夫者矣公暇之餘又能潛心載籍撫取古今忠義可法者疏爲直言以爲世訓其自處灼可見矣傳稱有文字者必有武備公既優於武事而又不忘乎文學蓋本於少年教養之有素也歟銘曰

惟吳啓封始自泰伯季札聘魯光昭令德起也事魏將業肇開以繼以承代有雄才公之厥考生當元季克事真主功績斯著享祿未久奄忽沈淪錄其前勞施及後人公方垂髫齒于國子長襲父職夙侍潛邸興師靖難簡在淵衷左攘右撻惟命是從轉戰而南所向克捷如雷如霆罔不震懾大戰六七公皆在行或扼其背或斧其吭制勝出奇厥功實侈招徠降附千百維旅

淮南既平孰遏其衝集舟濟師底于成功洊躋顯榮超秩樞府贊決戎機惠政斯溥通津遭運經費是資今之劉晏非公孰宜歲終上計中道淪逝訃音倏聞當宁興慨生榮死哀克慎始終餘慶覃被傳序無窮我述銘詩丕昭盛美贈諡有典著於國史

祭文

祭禮部侍郎良夫蔣公文

嗚呼公之才德著爲辭章發爲事業輿論之所推許而非余之敢私余之於公升沉榮辱終始無違而感今思昔豈容已於言辭公初釋褐轉職詞垣余方侍書官資接連謂余鄉邦同處浙堧方之倫輩契誼尤敦咲語相悅道義相先或趨朝而並轡或招飲而張筵心同志合其樂陶然自謂榮名之可保豈意相繼而迤邐居幽處困十有餘年起居食息相與溫存或潛心乎

或遣興乎詩篇議論商推罔有頗偏雖窮愁之交集謹素履而彌堅否極則傾易有名言忽陽春之布暖俄冰谷之生暄霈澤溥兮無際綸音降兮自天涸魴揚波而鼓鬣鯤鵬展翅而騰騫何子孽之未殄抱宿恙而纏綿叩北闕以陳辭解組綬以歸田聞佳音之沓至喜華要之屢遷側耳遠聽兮望其有為邁患未久兮藥而弗痊胡災祥之倚伏致慶弔之相沿玉毀兮櫝中珠沉兮九淵徒歛噓而太息痛何地而攀援致使垂白之父母撫歸櫬而隕仆呼號之聲上聞於蒼天下徹於九泉嗚呼哀哉今其已矣復何言焉淮也朝京北上返棹南旋道經墓下興懷賢之深慨薄陳菲奠洒涕淚之漣漣靈其不昧鑒我誠專庶其來格如在目前嗚呼哀哉

哀辭

贈祠祭員外郎子謙易君哀辭

有序

宜陽易君子謙蚤歲脫身險艱際遇明時二兄 終獨任養母厥母壽踰九旬孫 拱侍左右奉觴進食喜溢慈顏天倫之樂孰加于此 甫及月餘未克襄事而子謙竟以

長逝樂極 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沒後 有一

進士第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朝廷推恩

誥贈子謙官如其子光華赫奕下賁泉壤人皆謂君積慶之余故綴文以釋其哀云

有至樂而弗克終者天實為之而人 與之也人莫能知

則亦未如之何其又奚悲也嗚呼易君資 溫淳執禮有嚴好古而文生也不辰早歷遭屯誓秉堅貞之節脫身狼虎之羣迨夫天日之開明宜乎志行之益伸痛二兄之蚤逝獨致力於奉

親歲行奄踰乎耳順慈壽喜溢乎九旬奉潘輿兮暇豫薦笋鯉
兮芳春燦北堂兮萱草繞庭砌兮蘭蓀世間何樂足以過此
之怡然以篤其天倫奈何災祥倚伏

效於參苓夜焚香以致

禮以忘生曾踰

志以入于杳冥

為乎弗

郎之秀拔兮

秀而齊芳

兮

咸推夫季

方典祀事兮南宮沐

聖澤兮汪洋贈卹覃

恩兮榮膺夫

紫誥九原雖遠兮燁乎其有光嗚呼易君沒而有後雖哀勿傷

誄

苦節先生沈君誄有序

惟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雲間逢掖

十二年始克襄事其友錢餘咸謂君秉忠孝

之行援古貞曜恭甫例私即而尊稱曰先生

弗作間因子翰林學士 春坊庶子

實以補其遺辭曰

制行攸先惟忠惟孝大節靡渝厥德允蹈我思若人

食采侯派別支分殊方異處雲間啓祚莫

迨于宋元隱德用光含英斂華樹我宗祊爰有竹庭

犴獄是弗求灑法雪冤疏施

弗憂

鼓瑟齊門取

庭闈道梗莫通羝羊觸藩進退易從仲尼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十一

補遺

書學箴後

許謙白雲先生集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薨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

書

按此文載在許白雲集永嘉縣志藝文亦採之辛卯為永樂九年文簡方在朝而退直稿顧未之載宋元學案八十二王麟傳似即据此集內有送檢討王延齡詩可藉此得其家世里居矣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黃介菴集十一卷

浙江汪啟明淑家藏本

黃淮撰淮有省愆集已箸錄案千頃堂書目載淮所箸有介菴集歸田稿均不箸卷數此本總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觀歸田三稿疑黃虞稷未見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箸錄焉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公墓誌銘公所箸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明文衡八

九十

王世貞藝苑卮言五文章之最達者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楊尙法源出歐陽公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

溫州經籍志二十五案黃文簡介菴集世間流傳絕少焦氏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文志四所箸錄者並止省愆一集朱錫鬯黃俞邵廣蒐明代別集而明詩綜十七及千頃堂書目十八所紀文簡集並以介菴集歸田稿並列此本明文衡陳敬宗所作墓誌疑介菴集初刻止錄退直稿其歸田入覲兩稿本別為編文簡卒後乃併入也通志及府縣志並同知亦未見其書同治辛未余以應試入都段得翰林院所儲明刻小字本驗其冊面印記即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啓淑家藏本也既逐錄其副復精勘一過乃知明刻本十五卷缺第四至七四卷進本經書賈移易竄改以十四卷為第四卷十五卷為第五卷十三卷為第六卷又撤去前後敘跋及所缺四卷之目以泯其跡故四庫提要遂以十一卷箸錄而以為僅缺第七一卷幸其每卷魚尾下所記卷第及目錄

葉數未盡改重為排比尙可見明槧本舊式也印本每卷首行題黃文簡公介菴集其刊刻當在文簡卒後敘跋既亡今亦無從攷覈卷一至卷三為退直稿皆永樂閒在都所作卷八至十三為歸田稿皆宣德六年羣按應作二年以疾乞休以後所作卷十四至十五為入覲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性卒賜葬詣闕謝時所作明史本傳載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比辭歸餞之太液池此集卷十四有賜遊西苑詩序記其事甚詳又有賜遊太液池觀荷詩二首即辭歸賜餞時所作足與本傳互證羣按壬子為宣德七年據集文簡於壬子冬入覲史所謂賜遊西苑歸餞太液

皆八年事黃佐翰林記載在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與集內詩序月日正合也集又有言九年春以慶賀天壽聖節詣闕及稱甲寅赴闕等語則史傳所謂朕生日卿復來明年入賀是也至題湘江雨意圖據夏景題識在正統元年則史所謂英宗立再入朝是也則是文簡凡三入覲皆見於稿至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

譜繫獄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別為省愆集故不入此三稿其所缺四卷目錄亡失其仍為退直稿抑已為歸田稿未能臆定也文簡詩文和平雅正不愧王元美所謂臺閣體者惟取材稍隘故其文數首以後詞旨每多纏復較之東里諸集蓋稍亞焉

余少即聞遠祖文簡公著有介菴省愆諸集及自省錄諸書博訪久之而未有得蓋文簡始居永嘉之黃府巷子孫遷徙不一其處其在平陽鄭樓者譜謂文簡次子中書公采之後至今十數傳矣以余家牒紀之文簡生采生燦燦生裒裒生天祐天佑生善清善清生世豪世豪生傳元傳元生崇維千維千生選星選星生公瑜公瑜生士元士元生崇崇生國清國清生昌職昌職生瑞茂生子四其子諱觀時易境遷先世遺箸至不能保守詢之移徙他處者則亦皆然然網羅散佚

豈非後人責乎前聞瑞安玉海樓有影鈔介菴集清翰林院本又有省愆集明槧本因假鈔得之而自省錄仍付闕如介菴集分十五卷內缺四卷與四庫存目卷數不符溫州經籍志既已辨之竊意介菴初刊不併歸田稿在內陳敬宗文簡墓誌介菴集歸田稿並舉是其切證然自永樂甲辰八月復官以後宣德丁未八月致仕以前所箸之稿固應統在介庵集中迨後人併入歸田入覲兩稿而佚其中四卷未審此四卷中皆係甲辰丁未間諸作抑或併省愆自省諸箸在內均無可攷今省愆仍別為集而集中所缺卷數如仍照原編卷三以後徑接卷八驟閱者不無駭然故今改編卷八為卷四其卷九至十五以次改作卷五至十一而附註其原卷數於每卷之下以存其舊亦兩得

也是書孫仲容先生已精勘一過展轉傳鈔魯魚亥豕仍復不少羣託先生從孫演萬取原影本重校之羣復自加審正并於文簡同時鄉人及朝列往來名字爵里有可考見者略加註記以資省覽今編三輯遂付印行所有註記亦附不刪以雖多掛漏而尙足供參考也提要謂文簡文章雍容爾雅體格與三楊略同退直歸田入覲三稿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是可姑置特存省愆一集以見梗概此自爲四庫著錄言之若哀輯鄉哲遺箸則非盡刻其書無以考一生之事蹟也文簡學出於黃巖徐靜齋氏宋元學案係之木鐘卷末所著自省錄一書動心忍性諒多精到之語其缺佚不無足惜云民國二十年六月黃羣記